

夜窗鬼談

一七二

2307
8

序

文王作彖。周公繫以怪辭。孔子戒亂神。左氏喜說鬼事。下至戰國秦漢之書。莫不盡涉奇事怪談。於是老佛之徒。益恣詭辯。蓋以無窮理明義者也。韓退之曰。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夫無聲無形。無聞無見。而其物何以與人爲禍福也。生殺人。非王侯則不能也。而鬼能爲之。治亂國。非英雄則不能也。而鬼能爲之。是以旱則禱之。病則禱之。禱福禱壽禱婚禱嗣。猶兒之於父母。民之於君也。退之又曰。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然則憑獸則有獸力。憑禽則有禽聲。憑人則有聲與力。憑水火風雷。其變化不可測。怒則禍之。喜則福之。是以人崇敬之。祭祀之。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世之說鬼者。百人百種。不同其事。顧鬼亦去舊套。創新意。棄陳腐。演妙案。於是往々有出於意表者。蓋人智日進。鬼智亦進。人能精機巧。鬼亦恣變化。不以彼柳蔭墓側。智井籠燈而已。爲巢窟也。嗚呼操觚之士。秃筆穿研。更僕不可盡者。鬼

談也。昔者蒼頡作字。鬼夜哭。恐文書所効也。鬼而正其行。何恐見効。記者亦主勸懲。何乖孔聖之誠。怪亂豈謂不關世教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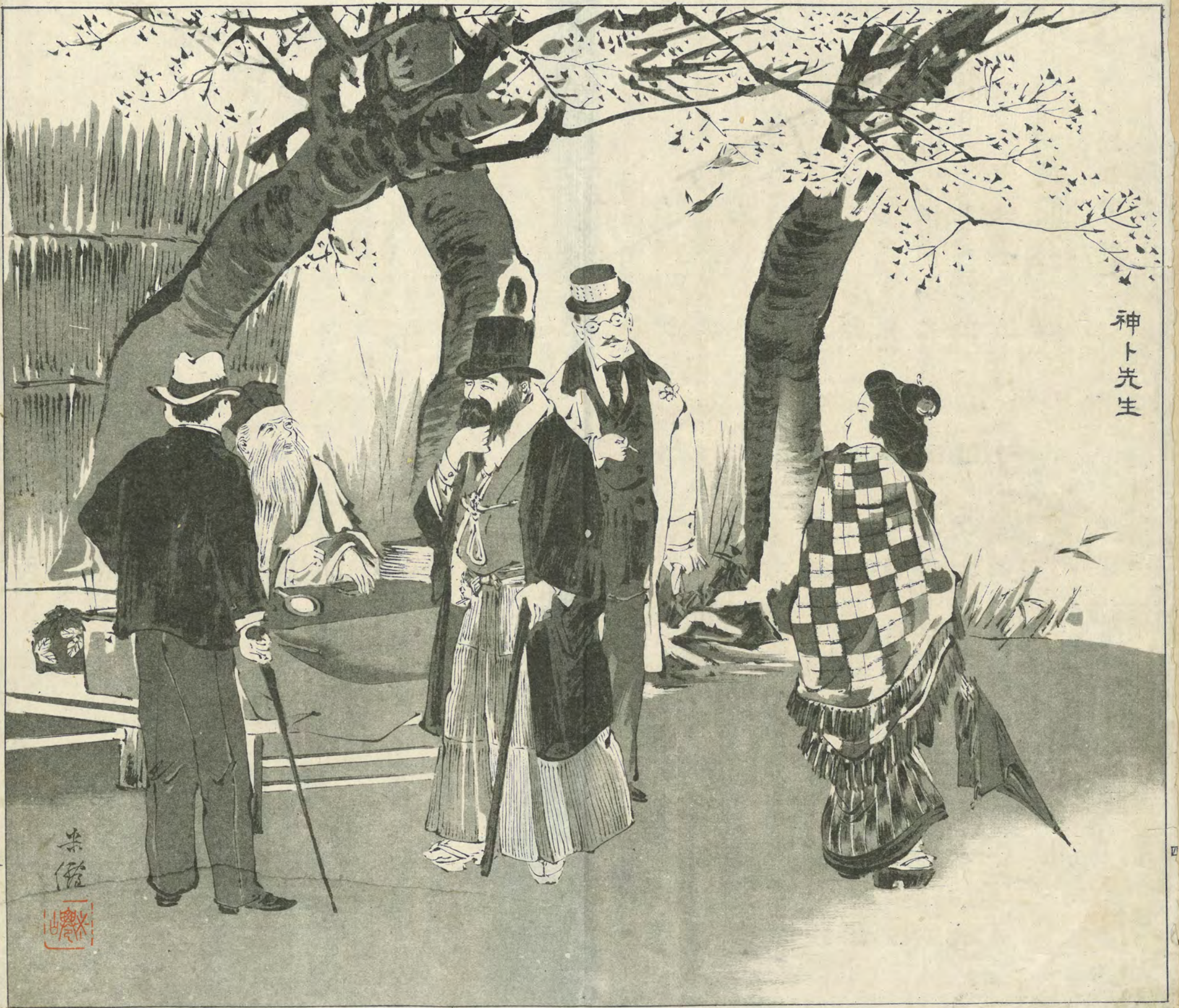
雪泥居士識

目錄

○ 神卜先生插畫	○ 役小角	○ 安倍晴明插畫	○ 葛葉
○ 果心居士插畫	○ 狸	○ 鬼插畫	○ 阿絹蘇生
○ 岩淵右內	○ 友	○ 女	○ 比翼塚
○ 茨城智雄插畫	○ 象	○ 猫	○ 洋狗
○ 秦吉了	○ 蟻	○ 人插畫	○ 灌魂再來藏
○ 藤生救雀	○ 飛	○ 人插畫	○ 靈魂再來
○ 禮甫	○ 變成男子	○ 醉石生插畫	○ 染花弁女
○ 千葉某	○ 飛鶻	○ 保全法奇驗	○ 靄厓花卉
○ 狸陰囊插畫	○ 阿	○ 僞情死	○ 鼈成佛
○ 阿多摩池插畫	○ 文	○ 齒	○ 阿并巴女虎插畫
○ 混沌	○ 子插畫		

通計四十二篇

神卜先生



吳佐



神卜先生

東京之勝以墨江爲冠。三春之候。櫻花爛熳。貴賤老幼。曳筇飛轎。十里長堤。幾無立錫之地。凡舞繩緣竿。演戲之爲場者。巷談傀儡。猴狗之呈藝者。鼓樂喧闐。樹幟連帳。其他茶坊酒肆。糲子糗資之諸店。開羶逐腥。蟻集溢戶。想釋氏涅槃之日。八十億比丘。集於跋提河邊。恐不過之也。堤半有白鬚神祠。祠傍鬱樹之中。有白鬚老翁賣卜者。蒼顏仙骨。僂僂如鰻。葛巾道服。矮几上。唯有交與著及古書二三卷耳。眼懸鬢鬚。手執玉鏡。兀坐端嚴。殆若泥塑人。有一書生。垢衣短袴。戴破帽。穿低履。纍纍然來乞卜。曰。小生西陲士族。求官來此地。三歲未得志。囊罄囊空。進退茲谷。因得舊知紹介。爲一小校。助教。一月數金。甘旨不能濡喉。布被不足禦寒。五分百歲。既得其一。而未得攀青雲之階。不知有曠塗絕谷爲之關隔耶。抑亦有司矇瞶。無登用賢良耶。皇天茫茫。使我至貧窶如此。吾甚惑焉。請先生神卜明誥之。翁熟視笑曰。子誠鄙人也。所謂井中之鼃。不知世有池沼者。夫天下之人來帝都者。無不志富與貴。若盡得志。野無耕夫。家無織婦。漁樵就官。芻蕘飽祿。百工群商。盡爲搢紳。誰種穀。誰製衣。凡欲立志超於衆者。於官於師。於工商於技藝。勉強刻苦。忘寢與食。

堪不堪。忍不可忍。加以天稟之才。漸修一事。得見賞於人。以爲邊土不能伸志。遂去故鄉。出於大都。何料同志有求者。多於在庾之粟粒。於是萬選千。千拔百。汰之篩之。僅取其一二。非沙礫中金玉。則不得中選也。若能金玉其身。求官于祿。易於拾芥。子今沙礫其身。欲金玉其望。其亦不思而已矣。古人曰。安命養性者。不待委積而富。名聲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無外求也。子其少省焉。書生茫然如失。遂傾帽而去。

一婦人。年可二十。衽服靚妝。顏如薜花。悒然拭泪而來。乞翁卜曰。妾嫁一士人家。無幾生一兒。爾後夫不顧妾。日夜沈醉。花街愛娼。寵妓流連不還。偶一語諫之。暴怒罵辱。不復似平生之行。自思非偕老之人也。欲告父母。大歸。特悲一兒爲繼母所育。必極慘酷。以故忍而不去。既而衣食殫亡。負債日加。不去終暹。饑渴請先生告其可否。翁曰。是易所謂需于郊。利用恒。凡婦有六德。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是爲恒。古之人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况爲士人之妻乎。盍修恒德。想未至險。而需于郊者。宜柔順不妬。竭爲婦之道。若欲諫而止之。彼益亂行。不如任其所爲。靜待時也。暴風駛雨。不久而止。世之溺聲色者。以財盡產。亡爲度。物窮必變。既至其極。不必不變。唯不挾妬心。不思怨恨。柔順恭謹。不憚勤勞。誰復惡之。古語云。精誠所在。神爲之輔。請其思之。婦人唯唯而退。

有商類首低聲乞卜曰。不佞野州絹商。年年來都販鬻。苦利潤少。頃賭米價。敗亡再四。賭再四。敗

偶會疾風霖雨寒暖失候。以爲好機。米價必騰貴。則倒囊買之。無幾穀價低落。遂至破產。強乞親戚。尙可借若干金。將以復此敗。挽回故業。賣與買孰獲利。願告之。若獲巨利。欲厚酬翁。翁掉頭曰。嗚呼子誤矣。夫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子之破產。則欲得也。凡子之四隣人。皆欲財多。家裕者。子之鄉黨之人。亦復若此。然則天下人。咸莫不若此。而子獨欲超衆得財。此所以破產危身也。世之爲賭者。在使人貧。欲已富耳。夫無功無勞。欲一叫之下。奪人之財。傾人之產。天豈與之哉。人亦不許之。縱有以一時僥倖得者。不久亦必失之。非百年後榮之計也。余嘗見其社近傍。爲賣買周旋。執事者不下百戶。一歲所費以二戶千圓算之。幾登十萬。四方集其社。爲賣買者。不論勝與敗。年貽十萬。養百戶之人也。於戲。恤親戚之窮乏。悒與一金。動輒反目辱之。惠他人不敢惜焉。何其惑也。古人曰。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若欲全其身。莫若去貪心。絕賭念。積毫爲釐。積釐爲分。久之可以積山。唯夙夜勉宜營本業。此其所以取勝復讎也。若米價高低。余所不知也。商如有所悟謝而還。

一貴族杖傘來。豹頭虎鬚。漫術威嚴。戴黑帽穿高屐。帶纏金鎖。相從者二人。一着舊襦戎服。一着脛衣。突如問翁曰。余有一女。年已加笄。將擇良偶。先生示其吉。翁曰。宜擇人而嫁。知爲人母育子之道。則可矣。從者曰。娘子熟諸技。家庭有師。常守嚴訓。唯惑執柯者多。一爲東隣。父在顯職。久參國政。最屬衆望者。一在西衢。家頗富饒。奴僕千指。倉廩繞屋。亦一區巨擘也。一屬北鄉。累世豪農。

有田千頃。積聚如丘。其家與千戶侯等。一當南巷。以商爲業。五港開塵。擴張販鬻。輸送海外。年不知幾百萬。而其子大約同甲。是以未決也。請指示其方。翁蹙頰曰。子嘗說其家富產。不說其子才能。擇其方而不擇其人。積財萬億。資產如山。其子不肖。不能永保存。遂爲他人有。乞食於路頭者。往往不爲。或雖無產。無田。饑寒逼軀者。有才能而識力。軼於衆者。是必有爲之人。不長居人之下也。陳平窮巷貧人也。以敝席爲門。炊糠覈爲食。然富人張負知其賢能。而予女。果輔高帝。爲漢丞相。賴朝流罪窮士也。在伊豆山中。頗嘗苦辛。然時政知其才器。以女妻之。遂亡平氏。掌握政權。是皆擇其壻才能也。子亦盍擇其壻才能。若方位識者所不道。若擇方位。求耦房南之人。爲吉方。在正南。欲入海。嫁於廣利公耶。言畢一笑。從者默而退。

一少女卒爾謂翁曰。發癡亡矣。去何處。翁訝然曰。發癡何物。曰。一黑點大如錢。甚可愛。翁笑曰。貓兒耶。曰。然。今朝斷索而去。隣嫗亦愛貓。捕而匿之。又可有還。若爲賊所偷。剝皮啗肉。竟不還也。言未終。潛然飲泣。翁曰。莫愁。夜半必還。買魚待之。少女喜曰。無欺乎。翁曰。何言僞。少女欣然而去。一男子在傍曰。先生以卜開場。未敢揲筮畫卦。何以知之。曰。彼來時頻弄指環。環者還也。且在右手。中指故知。夜半還。卜筮決疑者。人智所不及。質諸鬼神。事已不疑。豈用筮爲哉。天下之事。皆有定焉。定則有兆。業知其兆。不可煩鬼神。邵子之心。易則是也。壯士曰。僕亦有疑。且惑。未決於意者。請煩先生。僕未娶妻。以所擇甚難也。不論貧富貴賤。唯求容貌佳麗。才藝兼備。身體健康。能理家事。

者偶有之。欲成竟止。因求諸花柳之巷。雖非無一二適於意者。彼反厭我。未嘗盡繾綣之情。屢獨睡青樓。以爲天下無佳偶。是以年二十有餘。空房抱膝眠耳。果無配於我者耶。抑亦未遇其人耶。何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願先生有知。明告之。翁諦視其人。黠顏鬚鬚。蛇眼狼口。短髮如螺。痘痕似網。而言語嘖嘖。臭氣撲鼻。翁以爲是天下醜男子。知其薄於艷福。心中竊笑之。忽一噫曰。凡男女之相耦。自有定緣。有緣則公主嫁於匹夫。貧女乘玉輿。若無緣。雖同梁合璧之室。有不能相見者。且夫一陰一陽。天地之道。鳥獸蟲魚。皆自有配偶。雖不自求。天必與之。其遲速亦自有時也。古人有言。天之生佳麗也。將報名賢。而世俗之王侯。乃留以贈紈袴。此造物所必爭也。足下爲賢才之人。天報以佳麗。若不賢良。枉以權力金力奪之。其女或不健康。或不貞操。亂家破產。世間往々有之。若賢才而不能得焉。則天之所爭也。余安知之。其人如不解。默爾而去。

佛帽英韉。着窄袴。覆外套。手携革囊。徐徐來者。某黨壯士也。年可三十。眉目秀雋。拈髭問翁曰。僕加某黨者。頃黨派軋轢。頗生紛擾。其魁甲在西國。乙在東京。往而與甲耶。止而與乙耶。先生請卜之。翁曰。黨者何。曰。自由黨改進黨等是也。其間有議論不相合者。唯卜進退足矣。如不解者。乃執筆撰之。十有八變。得願之益。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翁收筮曰。願足下近國豪農。有數頃之田。不乏於衣食者。蓋居祖先之遺宅。守祖先之遺業。方今天下之政。出於一途。欲撫育億兆。使各得其所。尚恐仁惠不洽。下民不便。募議員以修罅漏。而中其選者。一郡之所信。衆望之所歸。代二千

萬人。應徵全國議員。凡三百人。與貴族合。偕言國是。擇善取良。始決事。堯舜之政。亦不過之也。豈可別立黨結。與議大政哉。足下若爲衆所選。中其任。鞠躬盡瘁。可以竭其事。其任自有其人。宜在舊里務自家本業也。易所謂拂經者。則違戾經常也。謂棄本務末也。若能守故業。爲修身齊家。則居貞而吉者。奔走四方。跋涉山川。則非吉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余於諸黨。不知其可否。唯爲足下筮得之。故畧述其意耳。壯士迷心未覺。逡巡而去。

一賈人。年三十四五。慙慙屈腰來坐傍。曰。僕居神田。自父祖販賣布帛者。近時業務日衰。涉世甚艱。屢轉居。益極窮。因就九星家某先生。乞教。先生曰。與妻星不相合。是以困乏。宜去妻。別娶善星之婦。必獲大利。家亦富饒。僕與妻綢繆十餘年。有一男一女。今不忍去之。不去則貧。去焉則富。心中甚惑。乞垂明教。翁擲眉曰。妻者宿世之緣。既生一兒。是天之所與。安可去之。矧無罪無過。徒信庸人之言。欲以絕天緣。不思之甚也。陷於貧者。由子之行爲。決非夫妻歲星善惡也。年有寒暑。日有陰晴。人亦有屈伸顯晦。一世之長。未必無浮沈也。惟修身正行。勉強刻苦。務守其業。必得其報。非遠也。若反之。懶惰愉逸。爲不直不正之行。縱獲一時暴富。如彼草上之露。忽散亂。無可遺者。子信九星居我粗語之。九星者非天有此星也。取九數配五行而已。故無名。惟以白黑青紫別之。其源出於洛書。謂之書。洛書恐非星點也。蓋河圖洛書。後人所製。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周時無識焉者。今之九十方圓圖者。自漢劉欽傳之。說其九數者。禹改堯之十二州爲九州。定九山。決

九川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爾來貴九數箕子有九疇逸周書有九星九光淮南子有九野之說其
他取九數不遑枚舉至宋陳圖南說其循環之法穆修种放等奉之以傳道士者流其後有三白
寶海陽明按索宗正通書等陸續行世至清著協記辨方書遂至時憲書載九星猶本邦古曆載
太歲金神天赦十死等從俗所好也君子修身正行何擇方日周武以甲子起殷紂以甲子亡漢
高祖與慮縮同日生一爲天子一反而亡明太祖登帝位時求天下同日生者僅得二人一半途
而歿一貧窶養蜂計活但所飼十三籠太祖笑曰朕布政十三省汝養十三籠蜂厚賜還之同日
生者如此况異年者乎吉凶禍福豫有定數又由其人行爲變化焉豈可信區區生尅等說惑心
哉其人喜而去

寵仙子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遂作十翼然未聞自筮決大事也其自筮者僅得賁一事而已
丙吉逢牛喘知時氣失節邵雍聞鶉聲察天下多事是皆不占而知之夫事已定豈灼龜揲筮
探天意爲哉世有以卜筮餽口者彼爲涉世爲之非深可咎僅投數錢立街頭欲請神於塵埃
污穢之中決一身進退定男女嫁娶可謂惑亦甚矣

役小角

跋涉山川驅役鬼神該通內外教化愚俗行爲變幻不可端倪者莫若役小角小角大和葛上郡
茅原邨人敏悟博學最好佛典壯年棄家入葛城山居巖窟多年食松菓衣藤葛能使役鬼神又

漫遊四方到處關山鑿路賑窮治病後復歸葛城屢遊金峰山金峰葛城之間道路嶮巖頗艱往
復乃命山神架石橋山神受命夜夜運般巖石久之功不成小角督責山神山神曰葛城一言主
神容貌醜惡厭衆視故待夜就役是以不速小角怒縛之投深谷一言主託巫曰小角潛觀國
家不急治之必生大亂巫告之韓廣足廣足亦學小角者數遭嚴責怨之誣以妖妄惑衆且謀逆
朝議召小角繫獄小角騰空亡去因收其母小角自出就縛流之伊豆島無幾逢赦遂以鐵鉢盛
母浮海遊唐云

小角事蹟奉其宗者詳說之今尙和州大峯祀之行香者不絕山路崎嶇上有突巖導者使客
窺其下下谷千仞煙雲鬱鬱模糊不可辨謂下有巖窟小角修道處今尙在焉然道路阻絕不
可往也惟猴鹿僅得到耳

安倍晴明

安倍晴明父爲大膳大夫益材晴明幼敏慧好讀書史博涉獵和漢嶄然見頭角初從加茂忠行
及其子保憲學陰陽推算之術累遷叙從四位下任天文博士又能使役職神一作識神關白藤原道
長殊敬愛焉道長嘗畜一犬每出必從輿一日將往法成寺犬遮前途狂吠銜從士之衣牽之道
長在輿中怪之因不入寺門停輿急召晴明晴明巡視門庭愕然告曰有咒咀相府者埋物於此
若過爲鬼所惱或獲異病未可知也乃指一所掘之果得泥封土器上書朱篆晴明日世無知是

安倍晴明



人簪門爲二貴

安倍
晴明

法者必道滿法師之所為也。道滿者比叡山僧。以咒咀惑人。屢出入權門。為一貴臣。請於是有此事。清明乃結紙作鳥形。誦咒投之。化為白鷺。飛命吏直從其後。止于城外一民家。吏執其主而來。果道滿也。鞠問不得實。繫之獄中。一夜乘風雨。破獄而去。隱于將軍塚。源賴光捕之。處刑。清明所著有金烏玉兔集。篋篋袖裏傳等。或曰清明安。倍保名子母。為信田白狐。今演劇傳之。清明家居。一夜告臣僕曰。今夜有賊。欲奪所傳秘籍。戶外必喧騷。慎勿出。其夜三更。賊數人襲來。梯以越垣。越又有垣。又梯越之。越又有垣。若此及數十垣。天既白矣。依然在垣外。賊遂去。有人告藤原道長曰。某日家當有怪。宜慎。至期道長謝客。唯招將軍源賴光。醫師丹波忠明。僧勸修及清明。會和州農民獻瓜一籠。清明熟視曰。瓜中有毒。不可食。勸修把念珠唱咒。一瓜忽然跳躍。圓轉不息。忠明以鍼刺之。瓜乃不動。賴光挺刀斫之。中有銀蛇。鍼中其眼。刀斷其頭。各施其長道長開謙大饗之。

播磨僧智德者。亦能方術。欲試清明。佯為習術者。造其家。二童子從焉。清明見二童子。則狐神也。呪以縛之。匿一器中。謂智德曰。今日有事。請俟。他日來。智德去。少頃復來曰。我失二童子。意卿匿之也。清明笑曰。我不知也。智德叩頭不已。清明曰。子欲試我而來。我亦欲試子之術。二童我實匿之子。有術。遽携之去。智德赧顏曰。卿之所繫。我安得解之。自古使役神者多。而繫他人。所使役者為甚難。卿誠神人。我不及也。清明乃出童返之。智德遂師事云。

世傳清明事蹟多矣。然俚巷俗說未可盡信。其識神者或謂使役狐仙。遂傳會葛葉事。演之水史。摘二三以入方技傳中。甚可怪哉。

葛葉

和泉有信田莊司者。為鄉閥。家亦富饒。有二女。丰姿艷絕。才慧軼眾。共閨閣之秀也。姊曰榮樹。適於易博士加茂保憲之男。保名琴瑟妍和。情好酷厚。保憲家藏寶錄。係朝廷御物。一夜為盜所竊。事關榮樹。榮樹自刃而沒。保名悲歎。精神昏亂。遂為顛狂。懷榮樹繡衣。或泣或笑。携之遊近郊。時會暮春。櫻花爛熳。織錦敷繡。偶有雙蝶戲花。保名羨之。欲開扇撲。在前忽焉。在後又撲之。轉至前。左翩右翻。追到信田神祠。是日莊司二女。葛葉觀花。祠傍張帳團坐。開榼飛杯。保名追蝶而來。以為榮樹也。進而捉袖。葛葉驚欲逃避。保名不放。奴勘平尋保名來。畧說其為狂人。叩頭謝罪。葛葉憐之。諦視標致。公子携一繡衣。繡衣素所識。因詰之。奴曰。公子愛偶有故而沒。尊容酷相肖。不復差毫釐。以故及之。如繡衣。則娘子身邊之物。若為公子一語慰之。或有愈狂。冀憐察焉。葛葉赧然。少選問奴曰。曩以妾為榮樹。不知榮樹為誰。奴曰。是公子細君。信田莊司長女也。葛葉愕然。忽流雙泪。曰。是妾之姊也。何以殞命。奴乃說其由。時莊司夫妻亦來。茲偕聞顛末。歔歔飲泣。始見保名。蓋保名婚後未到岳家也。保名及見葛葉。狂病頓治。因請以葛葉續絃。莊司許之。且曰。有姪石河握右者。乞婚已久矣。我惡其為人。固拒不許。言未訖。俄聞鼓聲捲地來。莊司曰。握右來矣。他日

日獵野獸。使役村民。暴慢無賴。爲衆所厭。子若有見。恐將不利。宜潛身帳中。保名諾。乃與葛葉入帳。忽有白狐。爲獵卒所追。遁入帳中。蹲保名膝邊。戰栗如乞救。保名憐之。曰。窮鳥入懷。獵夫不捕。我豈可不助。乃啓神龕。容之。握右追狐而來。見莊司曰。叔開觀花之筵乎。我爲獵馳驅。偶獲一狐。破網而逸。顧匿帳中。請搜索之。莊司遮之。握右不聽。揭帳突入。見保名怒。眼曰。咄。汝使榮樹自殺。又來求葛葉邪。葛葉業約於我。安得與汝。直逼葛葉。欲伴之。保名爭之。握右益怒。欲使卒奪葛葉。奴勒平有膂力。揮拳批卒。卒怒。欲圍勒平。擊勒平奮激。以兩拳擊衆卒。勢如猛虎。衆不能敵。求路遁走。勒平追擊。苦鬪甚力。保名使莊司葛葉走。自與握右戰。未決。輸贏。散卒集來。共助握右。遂倒保名。握右慮葛葉逃亡。率卒追葛葉。保名漸蘇。以爲葛葉爲握右所奪。何面目得存世。不若速死也。乃欲把刀俸腹。忽有執其手留者。熟視則葛葉也。曰。卿未去耶。曰。妾亦匿神龕。請勿徒死。宜避難於他鄉。不然禍亦將及保名。曰。我負重傷。不能步行。葛葉乃拭血視之。僅類爪痕者二三耳。曰。妾有藥。可立痊。開囊傳藥。不復覺痛癢也。日既昏。保名曰。我家曩亡。失至寶矣。家名存亡。未可知。且爲握右所讎。視益不安也。姑從卿之言。潛於他邦。幸有得焉。與家不難也。其夜與葛葉到攝州安部村。賃一小家居焉。以卜筮爲業。葛葉亦織布助之。無幾。舉一子。穎敏超絕。復有跨龍之才。是日安部晴明。先是莊司與葛葉。免握右之難。鎖門慎身。防姪之凶暴。握右恨莊司不肯葛葉不從。百計構讒。遂陷莊司。奪掠其田園。莊司落魄。携眷隱於吉見山麓。葛葉日夜戀慕保名。遂至爲病。

莊司大憂。使人搜求保名。不得。而葛葉病日重。將逼旦夕。或告保名在安部村。莊司大喜。欲急往訪之。葛葉亦欲同行。莊司憂其病羸。不可步行。堅止之。葛葉不聽。曰。妾病癒矣。千里何厭。况半日程。無山壑爲之阻隔。請伴妾去。於是莊司夫妻與葛葉到安部村。訪其僑居。門前逢保名。保名大喜。未暇出一言。先伴其居。有機聲丁丁。織布者。莊司曰。窓下織布者爲誰。保名顧宅。意甚訝竊。禹步見之。依然葛葉爾。保名大愕。謂莊司曰。葛葉二人。眞僞。叵辨。暫入他室。俟之。我遽正之。莊司領之。保名入宅告歸。葛葉出迎。無相異矣。保名曰。今日過天王寺。歸遇舅姑。謂訪友於隣村。後必來宜辨酒飯。葛葉喜。入房乳兒。保名掃室設席。且竊窺葛葉動作。葛葉懷兒摩頂。流涕謂曰。我欲侍汝長。告實而去。何圖世緣盡於今日。汝能聽我言。我本非人。信田叢林白狐也。由汝父助我命。假爲葛葉娘。止死酬恩。荏苒經歲月。及得汝。愛憐之情日深。不能復去。今也眞葛葉娘來矣。汝母事之。務竭孝養。我相汝非久。在草莽者。必受金紫之榮。且所失加茂氏秘書。我知其賊。然隱顯有時。盛衰有數。汝及成童。應以其書與家。再彰父祖之名。信田氏復舊。握右伏誅。亦在其時。我亦陰保護汝。唯忠孝大義。不可忘。讀書勤學。不可懈也。言了。書歌於障而去。曰。吾戀兒兮兒戀吾。雖世緣盡情何疎。悄然割愛歸舊區。信田之莊是我居。白露溥兮葛葉濡。孤枕不眠與誰娛。多年綢繆一朝虛。望梁月兮淚漣如。

寵仙子曰。晴明爲陰陽博士。卜筮如神。能通幽冥。故以靈狐傳會焉。嘗聞花山帝信。佛有遁世

之志乘夜出宮潛幸元慶寺路過晴明居傍時晴明避暑於前園仰觀天象驚叫曰怪事々々天子避位帝聞之急走晴明即夜叩門奏天變宮中始知之云其精於星曆如斯若葛葉一事唯演劇所傳不能知其詳或曰朱雀帝不豫諸醫不奏功有道師道滿者奉詔禱佛七日無驗時晴明童稚自伏闕請禱群臣不信使道滿檢其學力應答如流立挫折道滿衆僉驚歎奏以修法便設壇於清涼殿齋戒禱神祇即日有驗至七日御惱全愈矣以功列朝臣賜姓安倍以興祖父之家所失秘書實道滿竊之遂捕道滿拷訊果得之仍械道滿繫獄道滿破獄而逃以妖術集黨爲賊源滿仲擊誅之道滿子某傳術又集黨竊匿洛東欲以讎源家一夜以妖術爲大蜘蛛入賴光寢房賴光覺之拔刀斬之其臣渡邊綱坂田公時等尋血痕追跡獲諸將軍塚捕誅之悉平其黨此事正史不載僅傳謠曲而稍異之賴光與晴明善後擊大江山賊賊亦行妖術晴明授破術之法竟平之此皆鄙史所傳恐齊東野人語也然數百年間喋々說之未必可謂無由姑記以俟後證

果心居士 黃昏卿

天正年間洛北有果心居士者年六十餘葛巾道服鬚髯如雪在祇園祠樹下揭地獄變相圖春磨割烹慘酷諸刑歷々逼眞使人戰慄不勝居士自把鈎諭示之說因果應報之理勸善懲惡以誘導佛道老若群集擲錢如山時織田信長治畿內其臣荒川某觀而奇之還告右府右府使人

召之展幅座傍彩繪精密閻羅鬼卒諸罪人等殆如活動觀久之鮮血迸出叫號幽聞試以手拭之無傳着者右府大怪乃問其筆者曰小栗宗丹祈清水觀世音齋戒百日遂作之右府欲之使荒川氏達意居士曰我以是幅爲續命之寶若亡之筆瓢罄空不能全生也然強欲之請賜百金以爲養老之資不然不能割愛也右府不喜荒川怒其貪且詔右府將有所圖竊告其意右府領之乃賜錢反之居士去荒川追居士往日將昏漸遇山麓時前後無人捕居士曰汝恠一晝貪百金我有三尺鐵可以與汝言未竟拔刀斃於路傍奪幅而還明日進右府右府喜展之則白紙而已荒川愕然流汗透衣以欺主之罪閉門蟄居居十日一友人來告曰昨過北野祠老樹下一道士揭幅集捨財容貌衣服與居士無異得非居士哉荒川大怪欲贖前罪率卒到于北野到則渺矣荒川益怒然莫如之何既而及孟蘭盆會諸寺修佛會或曰居士在清水寺設場誘俗荒川喜急從徒而到往來紛雜憧々如織而不見其所在馳驅索搜無相似者悒鬱失望歸路過八坂居士在一酒肆坐榻而飲卒認之告荒川荒川窺之果居士也輒入肆捕居士居士曰暫待飲了將往傾數十碗餐饑漸盡曰足矣即就縛而去直坐廳前誚之曰汝以幻術欺人罪大惡極若以眞物獻上宜免其罪若匿而言譌應以處重刑居士呵呵大笑謂荒川曰我本無罪汝媚於主殺我奪幅其罪至重我幸不傷致有今日我若死汝何以贖罪如幅任汝奪掠我所有其稿本耳汝反匿之欺主以白紙而爲掩其罪捕我求幅我安知之荒川奮怒欲拷掠得實而上官疑荒川因詰

果心居士



果心居士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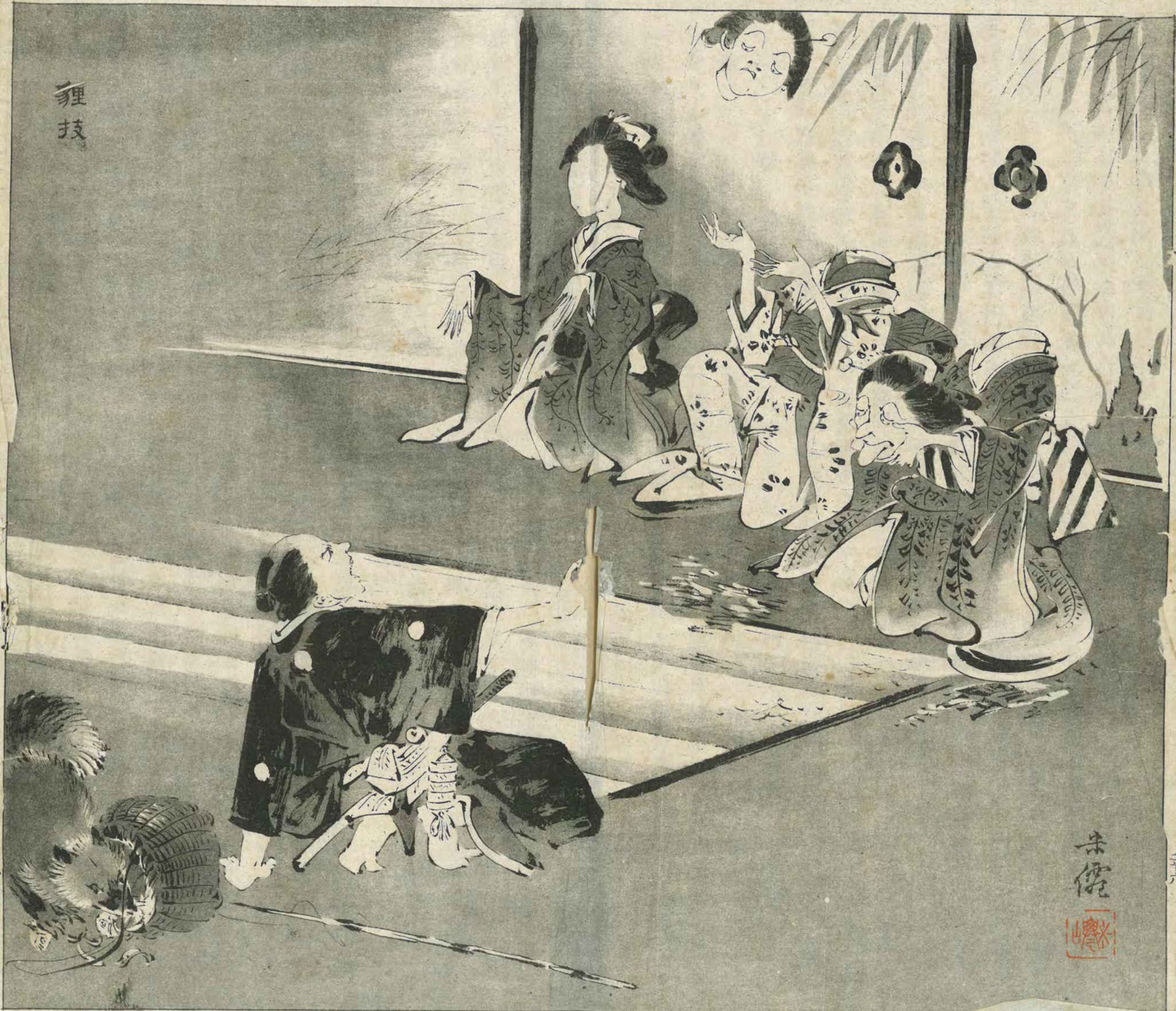
荒川兩人紛爭不能判。乃囚居士於一室。嚴鞠訊荒川。荒川口訥不能辯。冤頗受苦楚。肉爛骨
始垂死。居士在囚聞之。謂獄吏曰。荒川姦邪小人。我欲懲之。故一時與酷刑。子告上官。實非荒
川所知。我明告之。上官召居士訊之。居士曰。名畫有靈。非其主則不留焉。昔法眼元信畫群雀。一
二脫去。襖遺其痕。畫馬馬夜出。喰艸。是皆衆人所知也。顧右府非其主。故脫去耳。然初以百金約
價。若賜百金。或有復原形乎。請試賜我百金。若不復也。速奉返焉。右府奇其言。則賜百金。展幅畫
圖。現然。比諸前畫。筆勢無神。彩澤太拙。仍詰居士。居士曰。前畫則無價之寶也。後畫價百金者。
安得相同哉。上官諸吏不能對。遂免二人。荒川弟武一者。悲兄遇苛責。筋骨摧折。欲讎視居士。殺
之。密追跡往。又見飲於一酒肆。躍入斫之。衆皆驚散。居士仆牀下。乃斷其首。裹帛。併奪金而去。還
家示兄。兄喜。解帛。則一酒壘耳。二人愕然。見其金。則土塊耳。武一切齒。告右府。物色索之。渺不可
知。久之。門側有一醉人。橫臥。軒如雷。諦視則居士也。急捕之。投獄中。不醒。勦々驚。四隣。至十餘日。
猶未覺。時右府在安土。將西征。率軍館於本能寺。光秀反。弑右府。執洛政。聞居士有仙術。開獄召
之。居士漸覺。乃至光秀之館。光秀勸酒饗之。曰。先生好酒。飲幾何。曰。無量不及。亂爾。光秀出巨盃。
使侍臣盛酒。隨而飲。隨而盛。傾數十盃。餅已罄矣。一坐大駭。光秀曰。先生未足乎。曰。覺少實。請呈
一技。有屏畫。近江八景。舟大寸餘。居士揚手招之。舟搖蕩出屏。大及數尺。而坐中水溢。衆僉惶駭。
褰袴偕立。俄然沒股。居士在舟中。篙工盪槳悠然而去。不知所之。

嘗聞西陣有片岡壽安者。業醫。頗好仙術。有一道士見壽菴。曰。子有仙骨。宜修道。仍授一仙藥。
大如棗核。服之。身輕神爽。不復念穀食。一日與奴爭。怒甚。以杖擊之。忽有道士。汝俗心未脫。不
能入道。乃舉鉤打背。所服仙藥自口出。道士取而去。自是復貪食如常。或曰。道士則果心居士
也。

狸 技

隈本藩臣林某。年未弱冠。暇日釣於近郊之沼。獲魚半籠。金烏漸沒。歸路過廢寺門。半扉纔開。中
有二八佳人。妖嬈鮮衣。開罌流眄。林生躊躇不得進。女揚手招之。林不覺入門。殿廊傾頽。軒朽壁
破。女推戶入室。林亦從入。藺席紙窓。曲屏坐褥之屬。稍與外觀異。林怪問曰。寺中無僧侶耶。曰。無
有。妾與母日前移居焉。母到隣村。今宵恐不還。少坐供點心。乃入後厨待之。久寂無聲。時皓月照
牖。室中如晝。忽聞噴嚏聲。一人自屏後出。光頂禿然。赭顏如斗。雙眼爛爛。把鐵如意。身丈六七尺。
搯腕叱曰。何者豎子。妄入我室。不去一擊之下。壘粉。林生吃驚。蹴戶走出。室中嚇嚇大笑。遂棄釣
具而逃。翌告朋友。皆笑曰。子爲老狸所欺。空寺詎有是等人耶。有殺生者。自誇武技。曰。今宵僕試
之。乃往魚肆。買魚盛籠。携竿。昏暮過廢寺門。果有佳人。姊妹三人。戲堂前。見殺生。招而伴室。設茶
果及酒饌。殺生不飲不啖。以見其動靜。一人曰。君不好飲耶。曰。余不嗜茶。又不好酒。卿等有技藝。
請爲之。女曰。古執君子不好飲食。艷情可復不解。然則呈小技。三女開扇而舞。羅衣蹁躑。若胡蝶。

狸
技



朱
儂



飄風泛鷗戲波。俯仰翱翔。極麗盡態。生觀而茫然。忘復在魅中。既而三女皆無頭。顧兩手捧之。以擲空中。又互換頭如弄球。忽以一頭擲於生。頭在膝上。啞然而噴。生怒以頭返擲之。拔刀斫一女。忽然在後。曰妾在茲。盍速斫。生又斫之。去在屏風上。噴曰妾在茲。盍斫之。生又斫之。三女齊噴。滿堂哄然。倏失其形。惟見月影傾檐。登聲唧唧耳。而籠與魚既空矣。生怒益甚。然無如之何。歸告諸友。衆議紛紛。未有良策也。有一醫生亮甫者。狡智剛膽。頗有學才。謂衆曰。僕請三日間。一掃其窟。衆僉危之。亮甫歸宅。盛飯與肉於簞。悉和毒。別携瓢酒與野肴。待夜到廢寺。闔不見一人。偶爲良霄。乃坐南牕對月酌酒。自言觀月不如獨廢寺寂寥。避世脫塵。快不可道。獨語獨酌。頻傾瓢。忽有登音。咳嗽一聲。一僧推戶來。頭禿面皺。年七八十。僂僕如蟻。被緇衣。操念珠。徐徐占坐。亮甫曰。子何爲者。曰貧道前住僧也。久在他方。遭西鄉氏亂。所居罹兵燹。不得已流寓諸方。昨又歸是寺。荒廢無主。且無供養。佛者欲募布施。以再興。身老病起。加之饑餓不能步也。客携酒食。觀月。願惠少許。再生之恩。何以報之。言訖泣涕如雨。亮生初信之。徐聞其話。如言語不續。五音不調。以爲怪物。復設策來。爲信之。曰始聞尊師履歷。僕亦不勝慙也。所携甚粗糞。師若不厭。盡贈之。明日又携精饌訪師。且應告舊知。募貲財。以謀再興。乃與飯肉提瓢而歸。明日諸友來。以問疇昔顛末。亮不詳語。相偕到廢寺。寺中無隻影。唯有空簞耳。因索四隅佛殿後。有老狸吐食而斃。大如巨螯。毛色雜白。蓋經數百年者。

嘗聞是寺未廢時。僧修彼岸會。有一美童。拜佛聽經。經畢而童不去。和尚熟視之。容貌端麗。顏欺玉。和尚甚喜之。以爲士人。令息有所感。而歸佛者。延伴丈室。說以佛道。童唯唯聽之。日已昏。和尚饗粗麵。童大喜。啖無際。殆三倍丈夫。和尚奇之。益愛之。約再來。貽以泥金印籠。童厚謝而去。翌日僕掃墓地。一老狸纏薰索腰。印籠而死。肚膨如鼓。蓋多食麵。不化而絕呼吸者。是狸與前狸相偶者歟。

縊鬼

毛人蒲生。君平被酒。夜過綾瀨川堤。醉步蹒跚。仆而又起。急欲上廁。距人家稍遠。因蹲於路傍。矢於叢間。忽有撫臍者。冷而軟。欲執之。退而在後。呵呵而哂。君平以爲猾狸爲惡戲。自若不動。彼亦數撫之。君平徐徐伸手。待其撫執之。唯是一條布索。少有腥氣而已。乃踏之。足下事畢。欲投之。河忽有一婦。年可二十。蓬髮粗服。瘦顏如病。急止之。曰請返我。君平怪曰。汝一婦人。更深過堤。且戲弄行人。何其大膽也。如此污物。爲何用。曰妾縊死之鬼也。以此索絕命。今欲復用之。請速返之。君平曰。汝既殞命。非陽世之人。何以復用之。曰非子之所知。不返恐有驚言。未畢。乍變形。頭如酒甕。眼如巨杯。口如張傘。裂至耳邊。吐舌尺餘。兩手握髮。噴血而進。君平笑曰。伎倆止於此乎。何其拙也。鬼再變面。忽生雙角。巨手尖爪。一躍欲攫君平。益笑曰。幻容不足觀。乃鑽燧。悠然喫烟。婦人復本形。俯伏曰。妾不知豪傑。妄爲鄙技。妨行路。罪不輕。願返其索。欲求代人免苦役。君平曰。汝既死

縊
鬼



矣。何以苦役。曰：死後未得轉生。爲土地神所役。晝夜酷使。不能堪命。使得一代人充之。妾欲擇好地。生人間。偶有某氏之婦。爲姑所嫉。日夜懷怨恨。使彼代於妾。妾得免焉。君平曰：噫。汝誤矣。人壽自有命。稟之天。長短不可動。若半途殺之。其人非命也。非命而死。其鬼亦怨之。不特怨之。殺者亦亂定數。必受冥官嚴罰。汝今願生於好地。若殺人重罪。安得善果。彼若欲自死。宜妨之。全其壽。救其命。積善積惡。幽顯何異。汝在幽間。亦復造罪。永劫沈沒惡處。可不能再出於陽世。稟幸福。能忍苦役。積歲月。豈無消滅之期。冥官亦不使無罪之人。永處苦役。其熟思之。婦人喜拜謝。時遠雞報晨。東天將白。婦人漠然失形。乃寸斷其索。沈水而去。

韓退之曰：無聲與形者。物有之。鬼神是也。然則何以與人言談。如螻蛄蟋蟀。身中自有發聲器。鳴則喧。四隣如介蟲鱗族。雖巨大者。不具發聲器。默不能言也。鬼本無形。焉有發聲器。無形無聲。何以人得聞其語。或曰：憑依有聲與形者言之。而見其幻容者。則心目之病。所謂神經變動也。然則蒲生氏所見而言。近隣婦人爲鬼所備者歟。

阿絹蘇生

浪華賈人鎌倉某。爲屈指豪富。有一女。殊麗絕世。名阿絹。自嬰孩。乳母抱之日。遊近隣。隣有鬻烟草家。其兒亦美貌。年相若也。名國藏。共爲嬉戲。殆如雙玉。年漸長。以貧富不同。自爲關隔。相見甚少矣。阿絹及笄年。貴族某氏之息。見而悅之。乃求冰人。委禽。父母許之。一日阿絹觀演戲。鳳釵錦

帶華妝。駭眼衆。不觀戲。反見絹。國亦在下場。隔僅一尋。不圖見絹。絹亦見國。雙眸盱眙。秋水生波。國欲近接語。以衆婢圍繞。不能言也。因以爲幼時共遊。携手而戲。分糕而噉。今則爲霄壤之差。我若同閨闈。結同衾之契。不爲難。恨貧富異等。不及茲而已。遂悒悶爲病。絹亦見國。憶起舊交。心中慕之。同爲鬱病。深窻之中。自咏長歌。合絃低聲唱之。又書使乳母竊貽於國。國得而大喜。重病稍得痊焉。而絹病益重。父母憂之。百方求治。未見其驗。國雖生育貧家。好讀書史。暇樂吟詠。偶見乳母過賦一詩。竊贈阿絹。絹開而見之。曰：咫尺如千里。雲梯不可攀。一夜孤牀夢。爲蝶入簾間。絹和之曰：不厭仙山遠。與君挈手攀。富貴非我願。相共避塵間。國見而益喜。屢以乳母爲贈。答絹由是病少瘳。而嫁期已逼矣。父母亦恐違約。欲卜日爲禮。以爲不嫁。則叛父命。嫁則不得達志。心中案一策。莫若稱病。異房。彼若怒追之。則幸也。若強逼之。唯有一死耳。謀已定。使乳母告情於國。截髮一握。與之。決然乘輿到婿家。先是婿某有愛妾。聞執柯既成。妬心不能禁。發狂投井。殞婿不復爲意也。旣而彩輿入門。忽一陣腥風。自庭外起。華燈盡滅。不可辨。咫尺妾某朦朧立。輿傍輿中有聲。輿夫亦驚而倒。婿大怒。拔刀斫妾。渺失其形。乃照燈開輿。絹已死矣。衆僉愕然。招醫診之。脈旣絕。膚如冰。不得已。又輿骸而還。經兩日葬於香花院。國聞之。悲歎以爲我亦不永存於世。生不能相見。空埋黃土。然死後未久。欲掘而見其容貌。其夜竊携鋤至葬處。發掘開蓋。絹一吋擡首。國乃起之。以花餅之水含口。少選得蘇焉。因語顛末。潛伴國之叔母某家。與共商量。叔母本新

街之妓。慣事者。私與數金。俾到讚之丸龜。蓋以國之伯父業。客舍也。二人乘船到丸龜。伯父亦有俠氣。能養二人。乃使絹教兒女絃歌。國助伯父之業。掌帳簿計算絹之詩意。於是乎徵矣。居三年。鎌倉氏夫妻詣金毘羅祠宿其家。見屏風有絹歌箋。意怪之。問婢。婢曰。家主之姪自浪華來。其細君所書也。夫妻益怪。呼舍主問之。主審語之。乃召二人。夫妻見絹喜極而泣。於是謝舍主厚意。且感叔母良計。盡報其恩。開鎌倉氏支店於丸龜。使阿絹婦主之云。

寵仙子曰。死人再蘇。自古有之。赤繩所結。未必不果。有緣則不遠千里。况貧富乎。無緣雖隔一牆。則不能相見。造物所作亦巧哉。

岩淵右內

岩淵右內。鎮西某侯藩士也。有故辭祿寓於京師堀川。一日到嵯峨。日暮過郊外。有一少婦號泣路傍。聲甚悲。岩淵怪之。近問其故。曰。父爲一獵夫。所獲命將終。岩淵視之。素顏嬌容。雙眸含愁。因問。何以妄捕之。少婦曰。妾實非人。棲此山中。狐也。父誤陷機穽。今繫獵夫庭樹。命不待旦。願仁人憐之。若得全命。將以厚報。岩淵感其孝心。將以救之。乃與少女抵其家。果繫一狐。獵夫在傍磨刀。岩淵推戶而入。欲說獵夫購之。獵夫嗤曰。汝亦同族者耶。爲士來。我何畏。岩淵笑曰。我非狐。堀川隱士。岩淵某者也。聞汝獲狐。欲購以救之。價則任所請。獵夫熟視。急低首謝。前言且請其價。岩淵乃與金若干。解縛放戶外。少婦亦再拜而去。居歲餘。岩淵一子患痘。頗罹重症。醫師亦難之。岩淵

大憂。祀神祈之。一夜夢有白衣神。告曰。君令兒痘甚重。非庸醫所藥。我能守之。必勿憂。過三日。即平癒。我前年爲獵夫所獲狐也。受君厚恩者。將報萬分之一。言畢。夢覺。果三日後。病全癒矣。岩淵大喜。則建小祠於庭隅祀之。一夜神又入夢曰。君有劔難。宜捨雙刀爲商賈。若鬻穀。必得重利。乃授一紙曰。以此爲買賣。覺後見之。書米價一年高低。岩淵喜。試買米。果得贏利。未三歲。頗極富饒。一日到東山。黃昏憩一茶肆。有二壯士。又來憩焉。謂岩淵曰。君容貌太肖我所尋讎家某氏。欲斬之。數撫刀。以爲某者不須臾離。長劍因又疑之。今來此視子。子則賈人爾。子若帶長劍。誤斃我手下。吁亦危矣哉。相共笑而去。岩淵憶前日微狐告之。尙未爲賈。爲彼所斬者。幸而全命。是亦狐神所守也。益尊其靈。後有躡人乞食者。襪襪百結。一少婦扶之。亦顏色憔悴。殆如鬼。岩淵見躡人。曩所購狐獵夫也。岩淵憐之。問其所以。零落獵夫流涕曰。聞讎悔亡罪。請說其由。前捕一老狐。以爲奇貨也。則使我女假爲狐。欺旅客。歎願貪財。其女即是也。今又遇其客。客則富豪。我如此貧。且病惡。因之報。可懼。可慙。言終。泣涕如雨。岩淵以爲彼雖爲惡策。使我至於此者。我不可復不報。乃厚惠還之。摘浪華東男所記。

寵仙子曰。老狐有靈。能知百歲之事。而不知自陷機穽。何其不明也。諺曰。卜者不知其身。狐仙亦與卜者同耳。芝山下有卜者。占坐橋傍賣卜。行客圍集。妄說吉凶。惑人有俠客。傍觀之。卜者見俠客。謂之曰。君有災厄。不祈禳。恐不免。客曰。禳之如何。卜者曰。我七日間每晨行禳法。請與

金若干。客笑曰：子亦有禍厄，恐不免。卜者艱然曰：我以卜爲業，卜日卜地，以占坐，非他人所知也。客曰：子果爲無厄耶？曰：然。客憤然，搯腕捕下者，投橋下。曰：我言有驗如此耳，不顧而去。

友雅

福本某，淺草豪賈也。性嗜諸技，別號友雅。構別墅小梅村，有暇招優人歌妓棋客幫閑等，觀花翫月，以耽遊戲。一日劍客勇二者來告曰：根岸橐駝師多培養蕙蘭綠葉白斑，中雜紫帶，蓋無比異種也。君盍一觀焉？友雅最愛盆花，將往而購之。偶幫閑頑孝者亦來，相與閑步。到根岸里，到則橐駝不在家，請其妻入園縱觀。諸花爛熳，各稀世之品也。憾無主，約再來而去。時將哺，乃登一酒樓，飲宴已酣，頑孝嚙滑稽，使人解頤。勇二曰：鄰舍有一女，雖技藝不精，頗有姿容，聘之可以扶酒。宴友雅亦有好色之癖，欲急迎之。勇二曰：請僕往而伴來，久之漸來。年過三七，明眸綠黛，嬌娜惱殺人。服雖不甚麗，亦不甚野，不施紅粉，皓如白玉。友雅大喜，乃乞一曲，固辭不唱。頑孝亦頻請，婦人不得已，調絲彈歌，鶯聲宛轉，使人悲喜。友雅勸杯，問其籍，婦人赧然低首不言。勇二曰：是婦實旗下士某氏細君也。父母已沒，夫亦得微罪罷職，無幾罹重病，經年而沒，無親戚養之，落魄至此。僅以絃歌教兒女，餬口耳。友雅聞而憐之，惠數金慰之，且愛戀其恣色，流涎不思還。連傾數盃，玉山將頹，時已二更矣。頑孝亦酩酊，殆不能步。勇二與婦謀，臥友雅於一室，頑孝過量枕臂沈睡。夜半驚然而覺，呼婢婢不來，剔燈求友雅，不知其所臥也。以爲與婦睡於溫柔鄉，踟躕窺之，聞無動

聲，照燭見之。友雅仰臥，衣褥狼藉，頑孝怪之。近視殆如死者，撫之冷如水。頑孝大驚，急呼家人告之。一家慌忙，求勇二及婦不在也。蓋勇二與婦謀，縊殺友雅，奪金而奔也。婦伴勇二歸居，檢囊僅三十餘金而已，意不甚慊，然以犯大罪，不能潛居府下。脊一二衣服，與勇二至常之銚浦，尋一知己寓焉。居月餘，囊中既罄，殆逼饑渴，遂投婦於一酒樓，爲唱妓，改名華。勇二得些金，再來江戶，爲幕下士某氏僕。時明治之初，官軍逼幕府，壯士結黨大戰，上野勇二亦與其主加於彰義隊。中丸死於亂軍中。其友虎次者，本銚浦奕徒，與事某氏爲馬丁，見某氏戰沒，挺身潛匿農家，逃歸銚浦。復以奕爲業。一夜登酒樓，聘華談及上野戰事，華於是始知勇二戰死，然毫不悲，反爲去贅疣之思耳。先是有商家保傭才助者，寵華屢遊此樓，華奇貨之逞，媚以蕩其心，騙術之巧，忽使古板之人爲放心之徒。爲費主家，至打破飯鍋，迷夢未醒，携匕首至華家，請謀同死。華欺曰：以刀刺身，或有不速死者，且覺蟻衣服不潔，不若沒水速死也。才助可之，其夜更深，至海岸埃潮候而沒。華素熟於水者，潛泅波歸家，唯濡夏衣一領耳。翌又侍宴鬻媚，人無得而知焉。奕徒虎次連捷擢擢，大充囊橐，愛華日夜寵之。遂償債爲妾，華性好酒，醉則裸體舞蹈，醜態不忍見。虎次屢叱責，及加鞭撻，華不懲久之，酒毒漸發，加以癩病，髮脫肉爛，臭穢不可近。虎次益厭之，不迎醫與藥，且連日取敗米鹽將盡，華苦病又苦貧，欲死不能死。一夜欲開戶上廁，水盤之傍有人屹立，諦視友雅與才助也。華愕然一叫入房，自是夜々見次鬼，身神益憊，而虎次逃債出奔，債主來促，唯病婦一人臥



赤
僊



友
雅

耳。隣人恤之。時々糞粥貽之。村中有一老僧。專修慈善。聞其將陷於死地也。使醫診之。與藥加療。於是病稍得痊。然紫黑爲斑。鼻陷口曲。無復舊態矣。僧以爲是必有舊患者。故果業於此世也。因欲爲罪障消滅。剃髮爲尼。使拜神廟佛閣。喻以其意。華大喜。僧則貽袈裟佛衣。隣人皆餞之。華則爲尼而去。先是友雅爲二兇所縊。其夜乘輜還家。招諸醫診之。胸間少有暖氣。乃注湯含藥。天明得甦。一家大喜。頑孝及優人俳歌香茶諸友。日來慰之。經二旬而全癒。才助亦爲漁舟所救。幸以舊里人伴而還家。父母喜其全命。厚謝漁夫。欲再還故主。以其多費。金無辭於謝。勸到于江戶。事於商家。乃求緣不圖爲福本氏之傭。懲前事。尤謹慎。居三年。主人殊愛之。主人則友雅也。友雅偶欲乘春暖詣善光寺。頑孝及才助健僕二人。擔行李從焉。討幽探勝。行步甚樂。經數日。抵長野。春和之候。行香者甚多。星貨連肆。百戲設場。友雅數人。拜佛龕下堂。有一尼。叩鉦唱佛名。才助見之。尼亦見之。忽變顏色。尼復見友雅。畏怖欲避之。才助走捕之。汝非華乎。尼曰。請免之。妾今如此。已入佛門。君亦忘怨。速成佛友。雅怪之。問是何者。尼曰。君尙迷乎。願免罪。共成佛友。雅熟視曰。豈是根岸之婦歟。何至如此。尼唯合掌唱佛名。爾才助曰。汝思我死耶。我未死。主公亦未死也。尼曰。然則二君在世之人耶。何屢顯形。惱妾恐非人也。友雅笑曰。此自惱神經。瞞眼所見也。我曹何惱人爲。汝悔舊惡而至。此洵爲可感。因備說蘇生之事。尼流涕漣如。只謝舊惡耳。友雅憐之。厚惠而還。寵仙子曰。世之見鬼者。大率皆由於神經。其人不死。鬼豈安得別爲形哉。鬼而有形。且衆人現。

見之者。優人演戲爾。余未爲見鬼之罪。故未知鬼情。又不知鬼技也。

累女

高柳清左。肥前島原藩士也。有故去鄉。來下總國埴生村。村有地藏堂。堂主某。爲清左族。因客寓焉。未幾堂主沒。村人以清左能書。暫爲堂主。授書童蒙。東隣有與右者。夫妻已沒。一女名累者。繼家。年既二九。有姿色。與清左日相見。四日流動。眼臉欲言。遂摟而私之。村人有知者。以告里正。里正以爲若清左所謂雞群一鶴。永留村中。爲便不尠也。因媒以爲累女贅壻。乃襲前人名。更改與右。伉儷殊厚。累亦事夫貞烈。爲衆所賞。累以慣農。出耨畦。誤傷蝮蛇。蛇怒。嚙足。痛不可忍。倒路傍。隣人負而歸家。毒滿全身。浮腫如瓜。急招醫。醫亦庸手。不能速治。其夜熱氣上升。顏如箕。眼爛髮脫。漸過三月。瘡而右足偏跛。眇一目。鼻羈唇曲。復無舊態矣。然事夫益慎。與右漸厭之。隣村有寡婦曰若好。酒頗淫。與右與之親。大約起臥若家。累知之。無毫妬。與右益憂之。遂欲與若謀殺之。時及仲秋。累出圃刈豆。束而脊之。黃昏過絹川堤。與右往迎之。直擠水中。累沒。又浮。欲泅登岸。若在堤下。逼而溺之。累把若手。欲與墮水中。與右舉足蹴之。累大聲呼救。與右恐聞於他。以鎌刺累喉。命絕。沈水而歸。屍漂隣村之灣。村人走告與右。與右僞哭之。以爲賊所殺。衆僉曰。貞直之人。何以遭慘酷如此。郡吏來檢。唯苦無踪跡。遂葬之。居月餘。里正又媒寡婦若嫁與右。若與右不治。產日耽酒食。於是家產漸衰。偶舉一子。名菊。天資羸弱。若亦屢病。先是累族有助藏者。爲藩士僕。仕

江戶邸以年老歸故鄉。晚過絹川堤。逢累脊豆來。相互祝健。助藏見累頸間鮮血流。怪問之曰。觸鎌傷耳。匆率別去。明日助藏訪與右。而累不在也。因問之。與右曰。歿已三年。今日偶丁忌辰。助藏爲戲強之。若在傍。曰。累實歿矣。妾來續絃。尙有一子。助藏曰。昨逢累絹川堤。頸間流血。曰。傷於鎌。死者豈與我談哉。與右愕然。變色曰。所見恐他人。不然爲狐狸所欺者。死者豈與君談者。昏暮誤認耳。話及他。若乃入房。少選以鎌自傷頸。出擢與右襟。曰。汝忘與若謀殺我絹川堤耶。顏色聲音與累無異。鮮血淋漓。欲開口而嚙。與右驚愕。一拳倒之。走出戶外。招助藏曰。若實瘋癲。狂語如是。今自傷頸。余欲迎醫。兄請暫護病婦。助藏不得已。撫慰之。若既復已。而流血不止。與右伴醫來診之。疵太重。若見與右。又曰。汝忘絹川事耶。隣人來訪。尙如常也。見與右。忽怒。眼叫。隣人皆曰。是怨魂所祟。宜供養佛。則修百萬遍者。與右亦手念數。唱佛名。累顯形。立人後。亂頭蒼顏。頸血滴衣。嚇々見與右而笑。衆不見之。如是連夜。毫無驗。而病婦日夜亂叫。罵與右不息。或人曰。飯沼弘經寺有僧祐天者。道德超衆。能度群生。請迎祐天。衆僉然之。使人請之。祐天來對病婦。說法且授。謁病者大喜。始忘苦惱。修三日。無復鬼顯形。病旬餘。唱佛名而沒。與右慚悔。遂爲祐天弟子。圓頭黑衣。更名祐海。里正亦養育。菊使繼家云。

嘗聞僧祐天。陸奧國岩城新妻村人。年甫十一。立志欲入佛門。父母喜之。携來江戶。爲增上寺學寮主團通和尚弟子。天資奇魯。教經百遍。不能誦一句。師日嚴責之。頑如也。祐天自奮激。斷

食。祈宗祖法然廟。七日無驗。或說下總國成田不動明王靈驗。因竊到新勝寺。斷食而祈。二十有一日。夢不動明王以利劍刺胸間。惡血迸流。精神始覺爽快。自是學力頓進。穎敏超衆。三千龍象。無出其右者。後住下總弘經寺。濟度累女。則在弘經寺之時也。其後五代將軍綱吉公母桂昌院君。召祐天使講法然遺書。遂轉增上寺主。久之。退隱于目黑村某寺。享保三年。以八十二歲沒。

比翼塚

都城西郊驪鄉。有比翼冢。爲平井權八及情婦小紫同葬之處。聞權八因州藩士。標致秀麗。有張昌宗在五中將之風采。加之武技精練。爲萬夫之敵。嘗以愛狗之故。殺同藩某。匿身竊來於江戶。夜過鈴森。賊數人遮途圍權八。曰。悉出囊金。以贖一命。權八曰。余西國貧士。無半錢貯。故日夜兼行。欲到東都干祿者。請惡察焉。賊曰。無錢不得過此。脫衣服刀劍與之。不然。身首異處。權八曰。士豈可裸體無刀而去哉。想汝等爲此業。涉世必有所獲。請少惠我。我復他日報之。賊怒曰。此奴面美而舌長。速可送冥府。執棍棒打之。權八急翻身擢一賊。擲之二賊。自左右進。權八沈身在一賊後。固拳撲左肋。賊一叫而倒。於是衆賊齊進。權八撲彼倒此。殆如弄木偶。魁者見之。拔刀斫之。避而押一賊。魁者誤斫。賊權八以爲是輩皆無賴惡徒。與生而遺世患。不若殺而除禍害。遂揮刀斫魁者。尙斃四五人。衆懼其捷勇。無敢鬪者。皆負傷而逸。權八拭刀笑曰。噫。野雞弗雖不見射也。是

亦旅中一興吟謠曲去。有人見始終呼曰壯士請止。權八顧之一俠客自竹兜子出卑辭曰僕江戶花川戶幡隨長兵者。視客手技知非常流。願寓我家。我亦爲君紹介。權八喜相與到江戶。客寓幡隨氏。以地近於北里。屢遊于廊中。某樓有妓小紫者。姿容婀娜。有傾國之艷。權八與之親暱。膠漆不啻偕爲同穴之誓。然以乏財不能屢到。竊殺旅客奪財以爲酒色之資。如此數次。遂爲幕吏所捕。於是舊惡盡露。罪案既定。終遭嚴刑。小紫聞之。不堪悲哀。其夜出廊到刑場。自以匕首刺喉而沒。親戚憐之。乞骸同葬於驪鄉。其墓現在民舍篁林中。墓側瘦竹一根雙竿。於今香華不絕。人謂之比翼冢。明治十一年清國大使翰林院侍講何如璋副使候選知府張斯桂等。始來我國公務之暇。縱覽遠邇。墨水芝山。淺草王子等。趨車賞遊。余亦屢與清客交。一日觀菊於驪鄉。拜不動堂。飲於某樓。前園菊花將盛。坐間談及比翼冢事。二公欲觀之。乃召樓廝養爲導。相距僅三丁。入一民舍園中。果有雙冢。何氏口吟曰。千歲癡兒魂。化作鴛鴦竹。交枝復交葉。下有鴛鴦宿。張氏亦和之曰。雙雙薄命兒。魂魄留蒼竹。相吊休哀愁。鴛鴦無獨宿。余亦步其韻曰。貞魂在九泉。化作雙竿竹。細細露猶香。又看胡蝶宿。與供香去。再歸樓。割鮮喫晚餐。日既暮。桂輪吐雲。蟋蟀泣露。乃乘醉緩步。途過小橋。道左有人竚立。一男一女。見余揖曰。先生將歸耶。余視之。門生某也。拉妻賽不動佛。歸路待同遊者。些談而別。二公問余曰。他何人也。余乘興詒曰。比翼之鬼也。謂余曰。偶辱貴客。吊慰剩賜。瑤吟賤名。將傳海外。榮譽何以加之。肅奉謝以語不通。請先生告之。


言畢滅形。張公曰。吾輩官遊蓬萊。探討名勝古廟。交接貴賤老少。今又見百年之鬼。無復遺憾矣。恨不逢安期生而求不死之藥也。相共一笑。駕車而歸。

茨城智雄

茨城某幕下士也。精於劍槍之術。以年老不敢教人。有二子。兄曰武雄。傳家法。技藝盡熟。膂力勝衆。弱冠父母歿。嗣家襲職。弟智雄年才十七。標致纖麗。宛如婦人。而武技精熟。最長拳勇之術。常爲同僚所畏敬。一日詣淺草大士。游人紛錯。摩肩連袂。有一令娘。衫服華妝。幾及破瓜。從兩婢見戲場招牌。醉士二人蹣跚來曰。阿娘在茲。盍與余登樓酌一杯。娘懼欲走避。醉士捉袂不動。兩婢遮之。一士怒撲婢。娘掩面而泣。一士欲攫帶去。婢泣止之。士益怒。若鷗攫雀。衆見無遏之者。且以其帶長刀。畏禍及於他也。智雄偶來。此以爲彼輩醉人。說之不可聽也。不若一擊懲之。忽把鐵骨扇。撻一士右腕。一士忿曰。何者妨我事。欲固拳打。智雄轉身斜擊頭顱。目眩而倒。一士叫曰。這奴不惜命者。爲我劍下之鬼。乃欲拔刀斫。智雄躍身擊其腕。刀從而墮地。智雄笑曰。懦夫安得斫人。汝等携刀。徒驚嚇人耳。若國家有事。侔木偶泥塑者。真太平蠹賊也。言未畢。進擊右腕。一蹙倒之。謂娘子曰。可速去。是輩非日暮不能步也。娘與二婢喜謝而歸。智雄徐徐微笑而去。時明治戊辰。東西騷擾。官軍入府。幕下壯士結黨大戰。上野武雄亦在彰義隊中。戰破走於奧羽。終戰歿。函館云。智雄在家。知不可免。忽運一策。求髻爲女裝。着母遺衣。自傅紅粉。花臉柳腰。嫣然處女也。既而

茨城智雄




 智雄

官兵來逼。嚴搜索幕黨。捕智雄問之。曰：二兄昨已去矣。妾與老僕守家。不知其由。掩面而泣。官兵搜四隅去。智雄託家於親戚。欲暫隱身。俟時幸爲女裝。便於避世。爲所謂順禮者。草鞋簞笠。背囊而出。時信越奧羽。盡爲戰場。轉方到甲之身延。以聊有舊知也。途過小佛嶺。有賊四五人。圍坐奕於路傍。智雄問前程。甲曰：距上原僅三里。阿娘去何處。曰：詣身延山也。魁首者熟視以爲奇貨也。携賣於妓樓。可得百金。急耳語其徒。乙丙二賊立。智雄左右曰：我曹欲爲娘子授幸福。甲府有柳巷。金殿瓊樓。眞人間之極樂也。欲使娘子遊於此。盡與我共到。智雄曰：我欲拜佛。不好遊於他。日將夕。請辭。丁賊曰：拜佛有何功德。不若到柳巷錦衣。食擇好男。睡繡牀之樂。以娘子標致。少施騙術。得財如涌於地。若不從我曹之言。輪姦取快。殺以充下物。想娘子腎肉。亦必美味。請決意以答之。娘子一身在地獄天堂。岐路。智雄笑曰：此山曰小佛。何圖群鬼妨途。余不願錦衣。腹稍枵。請有酒少惠之。丙賊曰：此娘不似姿容。何其大膽。首賊起曰：汝等暫休。如此佳人。世所罕。我先試一嘗。後謀事非晚也。直欲捉智雄。搜林中。智雄自若不動。忽伸猿臂。紆其右手。一喝擲路上。甲驚從後抱智雄。智雄揮臂衝其左肋。甲解手而倒。乙丙二賊自左右握拳進來。智雄沈身而退。乙丙互打。丁拔刀進。智雄反身蹴其腰。丁斫空而倒。觸石脫刀。智雄速奪其刀。甲亦拔刀進。智雄以刀背擊其腕。甲墮刀。腕癱坐地。乙與丙皆以刀背見擊。或眩或臥。首賊漸起。欲揮刀斫智雄。笑曰：侂人者。殺之無益也。一擊右腕。不使刀揮。又又以刀背擊其兩足。首賊倒不能動也。匍匐如龜。

大呼曰：五品君許我。我輩罪惡深重。自今改志。不再爲惡。願賜一命。智雄嚇大笑。坐路傍石。視衆賊蠢爾。徐拾烟具。噴煙曰：我非天狗。安得稱五品。汝等乘世亂。妄劫行旅。實哀民之蠹也。我今殺之。如斬死人。勇士所不爲。爾後復正業。以爲涉世之謀。我實男子。有故避世者也。丙舉首熟視曰：君非茨城氏二君乎。智雄顧訝曰：知我汝何者。丙叩頭曰：君爲女裝。故誤爲娘子。願恕罪。僕事先君。履奴可內也。智雄近視果然。因喜其無恙。可內乃誥首賊曰：是我舊主。令息。武技絕倫。眞萬人之敵也。盍頰首謝罪。首賊流淚曰：僕亦事貴戚某氏者。以酒癖破飯鍋。遂以奕爲業。欲爲正業。乏於資本。不得已。如此。爾後必改業。可以齒常人。請來僕棲窟。聊以謝續命之恩。乃與群賊至一廢寺。殿廡頽敗。苔滿草茂。門側有一小室。纔禦雨露耳。賊皆忍痛饗之。圍坐談笑。厭酒食。睡翌又甲乙等購酒肉來。智雄曰：室甚陋。佛殿左傍。尙有空室。盍移居。可內曰：僕輩初居彼房。有怪夜夜爲讎。不得已。棲茲。想寺僧爲怪所殺。以故無住者。智雄曰：人豈畏怪哉。我捕之以爲下物。衆諫之不聞。其夜携一刀。單身入房。可內謂衆曰：郎君或爲怪所惱。若放聲協力救之。衆僉然。是夜山月昇。樹杪清光照。窗櫺。智雄曲臂橫臥。時將二更。忽聞足音。蹙然。一美少年。長袖執袴。嫻然來坐。曰：阿娘宿茲乎。山寺無主。當寂寥。其聲如裂絹。復不甚亮。智雄危坐。首肯耳。少年抱智雄曰：美哉。阿娘。請與我共睡。欲橫倒之。頗有力。智雄想是老猴。怪手爪恐銳利。暫任他爲竊。搯陰所狹。長與入異。少年大悅。噓噓笑而不息。遂忘幻容。變爲老猴。閉目。開口唇。將覆面。智雄陰拔刀。自口貫背。

極力挑之。猴一叫斃。衆聞其聲，照燭走來，視之大如人，毛色斑白，銳爪如鷲，若相與鬪，縱殺之，必爲銳爪所傷。智雄窺其虛刺之，可謂智矣。衆僉喜，乃掃室設坐，割所獲猴烹之，味不甚佳。然亦山中珍饌也。居數日，將辭而去，衆咸惜之。首魁與可內，送到甲府，開議於一妓樓。智雄笑曰：「我將爲子所賣來此，樓主或以爲變童耶？衆爲一笑，翌告別而行。智雄有叔爲僧者，居身延山麓某寺，備語府下擾亂，謀暫潛身，僧亦喜，乃掃一室，使日讀書，久之，都下歸寧靜，又有募文武之士議，因欲還都，就奉職之途，僧亦不留，且曰：「山路太險，宜買船下富士川，兩岸風景，足以悅耳目。」智雄從命，偶僕可內來，曰：「江戶鎮靜，將軍退于水戶，郎君盍還舊邸，或有青雲之梯，僕亦悔前非，願依舊爲履奴。」智雄諾之，將辭以上途，吟一絕曰：「池頭蛙戰罷，山下鬪秋妍，誰識雞園底，三旬脫俗緣。」僧笑曰：「余亦和之。」黃花含露艷，楓葉入秋妍，流水鳴琴筑，新聲導舊緣。乃書箋而與智雄謝，而去。翌買船下富士川，舟中出箋數吟，結句如稍不解，以爲匆卒之吟，不加練耳。舟抵岩淵，智雄常患胃病，在僧寺不久發，因思浴溫泉，轉路到熱海，投某樓浴焉。先是本所豪商福山氏有女，曰阿馨，嘗從二婢，詣淺草觀音，突然遇醉客爲智雄所救，危急迫之際，見智雄戀愛不能忘，遂鬱々爲疾，父母大患，百計求治而無驗，因使老婢探意，始得其實，兄甚六以好音曲，多交少壯，漸得知爲茨城氏二子而問之，出奔不知所之。阿馨歎慨，益思慕之，父兄慰曰：「其人在世，使汝嫁，非甚難也。若沒戰地，無如之何。」然使易者，筮未必死，待時有遇，惟應健身，埃之。阿馨少慰意，日念觀音祈

其無恙耳。一夜夢，身在高樓，對山臨流，楓葉爛熳，斜陽照林，有一士着木屐步園，立樹下，評水石，隔玻璃窻見之，則智雄也。急着展下庭，將接言，智雄飄然昇空中，驚捉其裔，智雄執其手，共浮然離地，婢在下危之，大聲叫呼，愕然而覺，孤燈欲滅，雞聲報晨，夢中極力捉衣，手猶癢，翌醫師來診，曰：「脈氣稍浮動，精神頗覺壯，宜浴溫湯。」父兄然之。阿馨念山下之樓，如在客舍，或得逢情人，喜而諾，遽戒李從二婢及醫師竹菴，抵熱海館主以豪家令娘，延西北新樓，山容水態，樹木園庭，位置與所夢無毫異。阿馨大喜，居十餘日，更無其人。阿馨甚悶，竹菴不知其意，諛笑話以娛其意，然不甚悅也。老婢亦憂之，請館主借琴來，阿馨泣曰：「彈琴亦無益也。」老婢曰：「何以無益乎？」曰：「曩夢來於此，既過十餘日，未見其人，夢之不可信如此。」言畢而泣。竹菴慰之曰：「僕遊于京師，少學唱歌，請唱之，願弄一彈。」阿馨調絲彈琴，竹菴唱歌，聲如破瓦釜，一坐絕倒。先是智雄在隣樓之下，頗苦閑寂，出園徘徊，忽聞琴聲，仰望樓，阿馨亦臨下，不圖見智雄，赧然踣頭。智雄亦對之，徐步眺覽樹石，阿馨告老婢曰：「郎君在彼，夢乎真乎？」老婢見曰：「真矣。」使婢下樓，謂智雄曰：「君非茨城君乎？」智雄曰：「然，何以知之？」曰：「阿娘相須久矣，日夜念大士，今始有驗，請共來。」智雄不解其意，隨婢登樓，阿馨喜，先謝疇昔救難之恩，智雄已忘問其由，婢誥以淺草一事，智雄漸憶起，而訝其識姓名，婢又言其兄甚六遇智雄之友某氏，審知之，因開阿馨妝篋，出小照一葉，示之曰：「是非尊貌乎？」智雄視之，曩日所攝影小像也。婢曰：「娘子慕君爲疾，將就木，阿兄悲之，幸遇某氏，始知尊名，且強乞其所藏小

照娘子秘愛。日夜不離身。聊得慰疾。君請憐之。智雄默然。既而酒肴陳列。竹菴嘯唳。使人捧腹。阿馨亦奏琴。雅操清響。魚躍鳥舞。智雄於是思叔僧所和詩。新歌舊緣之句。心竊許之。夜已闌。阿娘發笑。紅燭流淚。金疊交飛。玉山將頽。此後細事。記者亦不能知。看客察之。既而三竿日升。一浴將理裝。福山氏厮役携阿兄書來。曰。嚴君俄病。諸醫束手。命在旦夕。請遽來。阿馨愕然。茫乎不能言。厮役頻促。智雄在戶外。聞之。入喻阿馨勸歸。且曰。我亦邇日還宅。躋青雲之梯。不必違約。阿馨喜。即日飛轎而歸。智雄曰。好事多魔。是人世之常。居旬餘。身神益健。遂歸東都。族某擢在上官。推舉智雄就職。於是媒委禽。福山氏大喜。乃選吉日爲婚。伉儷殊厚。無幾舉一子。後三年。叔僧來。智雄厚謝舊恩。且問曰。何以知將來。曰。多年苦行。自然有知。復何學哉。想是僧亦非常人也。案本草集解。狒狒其面似人。紅赤色。毛似獼猴。有尾。能入言。如鳥聲。力負千鈞。獲人則先笑。而後食。之獵人。因以竹筒貫臂。誘之。俟其笑時。抽手以錐釘其唇。着額。候死而取之。或曰。猴之別種。或曰。猴經歲爲狒狒。未知孰是。玆所載笑而忘幻形。所謂狒狒者耶。蓋甲州自古多獼猴。如彼猿橋。始於群猿繫藤蘿架橋。終以爲名。近時銃技盛行。士民弄之。以故猴鹿之種甚少。想數年後。纔見圖畫。知其形耳。

象

亞非利加人搭載一象來神戶港。大丈餘。能馴人。稍諳技藝。國人購之。設場供觀。頗獲巨利。居于

京坂歲餘。到長野縣。將之東京。途及犀川。雨後水溢。架以舟橋。蓋舟橋者。橫舟上。敷長板也。橋吏謂象主曰。大象過之。恐不能支也。請連巨船加厚板。宜投二十五金。速營之。象主太苦。且惡其貪。躊躇不決。沈思久之。乃謂象曰。汝過橋爲危險。宜涉水。涉焉則與餅使饜足。象吼一聲。若解意者。因使能泅者爲導。其餘皆乘背。徐々至中流。深僅七八尺。象身過半。而水勢急激。奔盪若雷。象悠然進步。恰若巨巖。衝水轉騰。散爲雪花。旋分左右。遂亂流而涉。見者莫不拊掌驚歎。既而到東京。開場于淺草。延衆供覽。迨演技。若頑然不曉。象主百方指揮。尙自若也。一人曰。曾涉犀川之日。有與餅之約。今而不果。是必求報者。象主曰。我忘矣。因謝遲延之罪。急買餅與焉。初市五圓金。忽啖之。猶不飽。又加二圓金。於是動作如故云。

寵仙子曰。象之爲獸。龐然尤物。生長山野。固非親人者。况來萬里海外。無母子舌舐之愛。無牝牡相懷之情。獨在陋室。爲衆所弄。唯所欲飲食而已。今數口人。以此獸爲奇貨。以養家眷。象則主也。欺主而失信。彼豈以勞報之爲哉。易曰。中孚信及豚魚也。豚魚固無知不靈。遠於人者。然以信則感之。矧爲主而仰數口衣食者乎。

義 猫

府下兩替町。有時田氏者。家頗富豪。魚商某。每朝來而鬻鮮。家有老猫。待商求食。商亦愛之。必與小鮮一二尾。偶商患疫。旬餘不來。猫察其貧窶。竊銜糍金一枚去。往商之家。置其枕頭。商怪之。然

以窮迫計極之時。遂充藥餌之用。後又銜一枚。將出戶外。忽爲家人所捕。批而懲之。其翌主人假寢。猫蹲其側。覩其熟睡。欲竊啓。筐銜一裹金。主人覺。捕而付奴曰。此妖猫也。不必利家。遂撲殺之。偶魚商來。欲以久病錢罄。借賞也。先問猫安否。主人告其由。商流涕曰。是爲我殞命也。乃語銜金來之事。主人始悟。欲盜金。酬恩於魚商也。因貸所銜之裹金。又使商厚葬之。

洋狗

洋狗慧敏。其鼻通神。他獸所不及也。一洋客賃芝公園中居焉。一婢盜財而去。不能知其踪跡。而自已衣服皆携之。僅遺一巾焉。主人使狗嗅其巾。相偕至寺門之外。門外列車數輛。皆待客者。又使狗盡嗅其車。至一車。頻嗅之。因問其夫曰。前夜不載一婢。二十歲前後者乎。曰。載之。去何處。曰。神田某町。請載余到其家。到焉。果得捕婢。嗚呼。狗不言。嗅而知賊。造物賦智亦多端哉。

秦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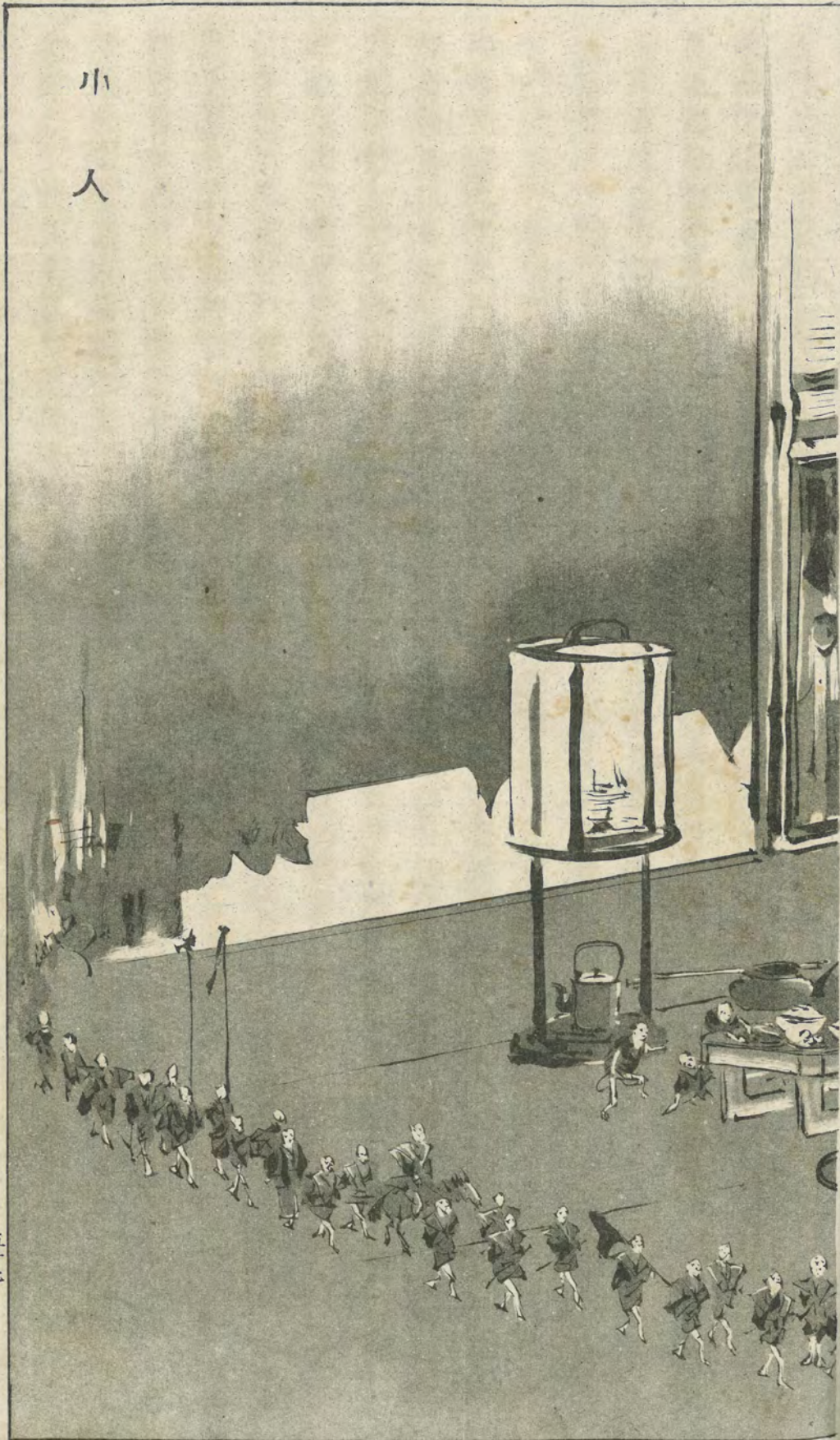
優人市川左團二。以百金購秦吉了。言語明亮。與人無相異。愛之如子。亦能馴。而性頗慧猾。與客談。則爲主客之言。甚喧囂。因移籠於空室。曰。阿爺置兒於寂寞之地。意甚幽鬱。妻不得已。與之談。終日無厭。然有不適意者。默而不言。謂人之失。譏人之過。又能罵人。一家爲之粲然。嘗呼僕乞浴。乃供水盤。出籠浴之。浴了。上牆乾羽。僕思其逸。屢促入籠。不顧。忽逸林中。不知所之也。僕大驚。索之不得。一家憂苦。百計術極。左團二自外歸。煩悶殊甚。急募數人。以走四方。終無踪跡。及夜皆歸。

左團二曰。他育籠中。恐不能高翔。非爲鷹鷂所攫者。明日再搜索。言未終。梁間有聲。曰。兒在此。々々々。一坐驚喜。遂梯捕之。其狡如此。嗚呼。禽情與人情何異。悲喜苦樂。亦是相同。世之養雞鷄者。殺之啗之。他雖不言。豈無不悲歎怨恨哉。雞鷄猶然。況於馬牛乎。

蟻城

下野國安蘇郡。嵌川村兵藤氏世業。農居傍一庫。歲久柱脚朽腐。欲命工修之。已除板板下有蟻窟。盛土營之。東西二尺餘。南北一尺五六寸。環以垣。殿堂門廡樓櫓亭閣。規模精密。殆如王宮。蟻王在高堂。群蟻朝之。威儀整肅。羅列不亂。序有如奏事者。有如議政者。有如問者。有如答者。少頃皆下拜退。各入諸房。如有所守。午後又集廳如前。而門廡守衛之卒。不知幾百千。時時交替。或從上官進退。或與同僚徐行。其窟皆在郭外。出入往來。不敢亂行。負重者讓路。力不勝者扶之。雖不辨男女老幼。無凌弱侮少之態。進退舉動。規律自備矣。兵藤氏見而甚感。欲不毀其居。修庫。然新下柱。則不得不除之。因移薰席置諸庫外。製作堅牢如蜂窠。蝸殼。小廝誤倒。鋤損廳之一角。又毀外垣數寸。翌視之。蟻王集衆。恰如開議事。議畢。群蟻分隊四出。每隊有主領。使運般泥土。一一查之。以入郭內。郭中又有監督之者。指揮督促。以補綴損處。若有怠惰者。群蟻噬而殺之。處刑者日。日不下十五六。經旬落成。嚴然復舊觀矣。一日群蟻集內外。拜王及上官。屯集各處。爲舞歌謠之狀。想祝王城移轉修繕完成也。恨蟻聲不入耳。其所議所謠。不能得而聽焉。居旬餘。庫亦畢。

小人



工於是群蟻再穿疊石之間。日夜來往。憧憧若織。久之盡入庫下。而故居空虛。寂無隻影矣。蓋在
闇處。俄移明處。身神不安。彼必思非禦寒養老之地。因再修舊地。以營棲窟也。兵藤氏性慈仁。乃
任其意。使營居。不知其居勝於前否也。明治二十六年六月。某新聞載之。夫智力之進。駸駸乎如
無所底止。昆蟲魚鼈之智。亦異於古也歟。

嘗聞昔有一小蟻。路上偶得米粒。負而歸。告蟻王曰。臣獲一物。外黃內白。嘗之味甚甘美。可以
充三月之食。不知爲何物。蟻王熟視曰。是禾實也。謂之米。人常食之。運般之際。誤遺路上耳。若
鳩雞輩視之。一啄盡之。幸汝得之。洵天之賜也。小蟻曰。聞人者長大多食。不知如此者。年食幾
個。蟻王曰。米粒幾億。以大鼎炊之。待其熟。則盛巨碗。一碗數萬粒。大率以二三碗爲一餐。一日
三次。肉蔬稱之。小蟻笑曰。久矣。王之欺我也。遂不信焉。莊叟曰。大聲不入里耳。豈特蟻也哉。

小人

朝倉藩臣平井某。夜在房獨酌。忽有一小人。長才三寸。冠服儼裝。如朝臣對某行禮。某有膽氣。默
見其舉動。須臾十四五人。如從僕。整列行室中。一人指盤中炙魚。衆皆環視。長官制之。率衆而去。
入於破壁之間。既而有兩奴。來入盤中。欲携魚而去。某以小弓射之。應弦而斃。一奴周章。棄而入
於壁中。久之。長官率七八名。頰首叩頭。如謝罪。乃到死人之傍。拔矢負骸而去。某甚怪焉。明朝搜
索之。堂下有鼠窟。衆鼠散亂。唯有一死鼠耳。其夜某夢有一官人。烏帽素袍。白鬚垂膺。正笏拜曰。

臣住此多年。未敢毀損器物。昨頑奴誤穢君之饌。忽爲飛槍殞命。罪在其身。無所怨焉。後君公索
我巢窟。衆皆散匿。不復安居。願借一處。以爲生息之地。不必爲禍害也。某曰。苟不偷食。傷器。許之。
若爲微害。乃無有子遺。官人再拜而去。爾後雖白晝橫行。無毫爲害。飯粒墮地。無復食之。詩曰。相
鼠有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或曰。有一種禮鼠者。見人必爲禮。此鼠之類也乎。

瀧藏

江戸深川野口氏。有保庸瀧藏者。信州筑摩郡農某二男。年甫十六。謹直篤行。爲主所愛。常信崇
洲崎辨才天。暇往行香。正月上元。拂曉詣祠。途遇一老僧。蒼顏白鬚。被緇衣。持念珠。謂瀧曰。使汝
速還家。乃以巾覆面。抱而徐行。未十武。曰。至矣。解巾而去。瞥視假山林泉。非主家園。茫然坐一樹
下。久之。有一士。見瀧訝問曰。自何來。曰。我野口氏庸也。一老僧携來此。不知誰氏之園也。士曰。是
薩州鹿兒島藩某氏後園也。少坐告主謀之。既而主人來。年五十有餘。未接一言。自伴一室。使其
臣厚遇焉。先是有一僧乞食。此日修清正神祀。分神供與之。僧曰。貴家無嗣。我授一子。衆僉不信。
以爲戲也。翌天明亦來曰。已携一子來。可以爲嗣。言畢而去。衆怪之。既而得瀧。以故寵之。是日有
東征之命。某氏爲一隊之長。乃率卒從軍。謂其妻曰。歸後有所謀。勿使彼出於門外。於是起臥一
室。殆如幽囚。甚苦鬱悶。唯僕婢時來慰長閑耳。居數月。聞某氏戰歿於奧地。一家愁傷。如闇夜失
燈。瀧亦思鄉切。欲逃不知前途。欲走無一錢貯。坐而食。臥而泣。不能如何也。園隅有小祠。問之。爲

辨才天。瀧大喜。其夜密往祠前。叩頭祈歸。祈已七夜。偶睡祠前。有人打背。驚顧在野口氏後庭。主人及厮養等集。問所以來。瀧具話前事。主人曰。是必爲天狗所攫者。急告故鄉。二親以失踪跡。過半歲。以爲已死。爲修佛事。弔之。忽得主家之信。其父自來江戶。謝主共還。故鄉。今尙營農云。摘奎星錄所記。

寵仙子曰。前業論天狗事。世不可以正理論者。皆謂天狗所爲。天狗豈携人飛行千里者哉。中人之體。凡百斤。雖幼弱者。不下五七十斤。不知深山幽谷之中。有鷺鳥十倍於人者。神靈憑依。以爲此等之事耶。顧余輩亦天狗之一類。而不知天狗之所以爲天狗。吁亦迂矣哉。

藤生救雀

藤氏三郎。關西書生也。讀書天德精舍北院。有雀巢於輒間。生雛五六。翼已成。未翱翔也。三郎時時投飯粒與之。衆雀喜啄之。如是數旬。一日午睡。夢有一奴跪階下。曰。老公有危厄。非先生不能救。願枉駕光臨。生不解其意。將問其人。忽有高車促乘之。飄然如昇空。直至一堂中。紅帷翠簾。設榻延生。有一叟年七八十。鬚髮皓美。葛巾道服。携兩童出。慇懃稽首曰。我有大厄。願賜一舉手。勞事逼眉睫。不能猶豫。平生蒙鴻恩。未酬一毫。尙爲不情之請。出不得已。冀救濟之。他日有必所報言了。潸然泣涕如雨。生甚訝之。曰。余關西一書生。單身客寓于此。無友無侶。復無親戚。何以得救尊家之急。言未畢。子女奔走。仇入境矣。不去殞命。悲泣叫號。滿堂如沸。生益怪曰。仇者何。叟曰。我

居此多年。上不事王侯。下不伍衆庶。雖無秩祿之俸。自在收養之給。是以子孫蕃殖。世世占素封。雖洞天福地。不可過之也。何圖頃者。有一巨蟒。長數百丈。眼如百鍊鏡。齒如連利刃。鱗如綴鐵版。舌如吐猛火。若吾曹五六入腹中。呱呱然。瞬間消盡。昨已殲西隣同族。今將窺我居。請先生爲奮一臂。不然吾曹恐無子遺矣。藤生愕然。以爲如此巨蟒。一人安得當之。欲救他。反自殞命。諺謂不以腹易背。不去借葬於蛇腹。急振袂而出。叟與兒女捉不放。生怒一叫叱之。猛然夢覺。冷汗淋漓。氣喘未定。時斜日照檐。群雀甚喧。諦視有小蛇。自檐間窺雀巢。相距僅尺餘。一雀在後。啄其尾。檐瓦仰聳。不能轉身。生以爲是也。急把長竿。突蛇首。蛇不堪痛。翻然墮地。乃以藁索縛之。放後山數町之外。曰。再來奪命。勿敢遺念於雀巢。自是蛇不復來。久之。一朝群雀集藤生房檐。鳴如喜。是日有命。登用某省試補。無幾進數級云。

飛鼎

山城國宇治有茶賈宮本某。年老無子。祈神生一女。名阿清。明眸皓齒。顏如薜花。二親殊寵。掌玉不啻也。年及二八。以甥仁右者爲贅壻。伉儷特厚。未幾二親歿。阿清亦罹痘。頗爲重患。死而甦者數。閱三四月。而痊。痘痕如蜂窠。險反唇曲。甚極醜。仁右漸厭之。不復同枕席。陰購一茶肆之女。爲妾。置之隣坊。旣而舉一子。益惡阿清。怒罵苛責。代拳以鞭。殆無完膚。阿清毫不怨。謹慎能事。莫何之如。一日近村有祭祀。村人集爲演劇。仁右携阿清行觀焉。歸路過宇治川堤。時前後無人。推

擠水中。偶雨後。水勢如激矢。與浪共去。仁右歸家。遂爲逃亡。不復追求也。於是納妾爲妻。衣服妝
匡。悉與之。居月餘。其子復患痘。甚爲難症。經數月。漸痊。顏復如阿清。而醜倍之。夫妻憂之。時近初
秋。仁右往京收債。夜冒雨歸。過宇治橋。忽見一團陰火。飄々然自下流來。直到面前。滅。腥氣衝鼻。
冷汗濡腋。一婦人佇橋上。俯面問曰。妾欲到宮本氏。願指示之。仁右譎曰。我宮本氏僕也。子有何
故來。曰。妾有怨仁右者。某月某日。欺妾殺于水中。妾欲報之。言畢。舉面則阿清也。容貌猙惡。口裂
到耳。仁右驚走。誤觸欄干而仆。阿清嚇々大哂。仁右忍痛而趨。如有物追急叩戶而入。自是手足
萎腰。不能步行。每夜三更叫號曰。阿清來矣。撲我腦。我展轉不眠。至雞鳴少睡。諸醫束手。誦經施
僧。更無微驗。遂白晝叫喚曰。阿清。又來。壓我背。掩我口。病月餘。終絕食而歿。其子亦病。叫號如父。
偶有村人爲僧歸省者。往訪宮本氏。說其子及其伯父曰。江戶深川靈巖寺中有僧珂碩者。道德
殊勝。爲一宗活佛。能退惡靈。度迷鬼。往而請之。或有去病除祟。伯父喜之。乃乘其子竹兜子。到于
江戶。先是珂碩夜坐念佛。忽有女鬼踞几前。珂碩曰。何者半夜入房來。女鬼曰。妾宇治宮本氏妻
爲夫所殺。因備述顛末。願脫患苦。得佛果。珂碩乃授十念。賜名清雲尼。又授菩薩戒。鬼喜而去。數
日後。宮本氏子與伯父來謁。珂碩則延坐曰。阿清既成佛矣。伯父驚曰。師何以知之。曰。疇昔之夜
來求化脫。因授戒除障礙。兒之病亦應平癒。伯父與兒大喜。又受十念。身神始健。居七日。病全痊。
而面色亦去醜。時珂碩名聲漸喧。信徒日集。數十人。厨間烹茶之鼎。纔容數升。不足供衆。伯父與

兒謀欲寄贈斗大之鼎。歸來命工鑄之。鼎成欲携而到江戶。業務鞅掌。荏苒經數日。將理行李。就
途。忽然失鼎。以爲賊所奪。然門戶皆鎖。不見携去之迹。四方搜索無所獲焉。因念師活佛也。或知
鼎所在。急拉兒來于江戶。直到菴謁師。師曰。厚意惠鼎。足以供數人。子先喫茶。伯父訝之。乃視鼎
已在爐上。沸々捲濤。二人益驚。遂入其門。爲弟子。鼎今在奧澤村淨真寺。寺珂碩師所創立。世謂
之飛鼎。是寬文年間事也。

珂碩師一代事實。頗有奇談。大約淨真寺記錄載之。或曰。鼎重數十斤。飛到百里之外。何者。負
擔之。曰。是所謂佛妙智力。不可以入智測也。余未窺佛智。不能詳其理。姑因傳記誌之爾。

熊人

浪華有鶴澤某。以三絃名。其弟子梅生者。又能熟之。梅年二十有二。丰姿秀麗。爲衆所愛。鶴澤氏
有妾。居隣巷。性亦多情。梅屢訪問。意氣投合。遂鑽穴隙。而通。漆膠不啻。共以死生誓。鶴澤知之。嚴
禁錮其妾。使他人不通。梅打破飯鍋。不能餬口。去適東國。途經木曾山。時將溽暑。行人甚罕。忽有
一陣腥風。草木震動。天色爲暗。梅甚怪。躊躇不進。怵然立路傍。有巨蟒。闖然出於樹間。頭如數斛
桶。眼似百鍊鏡。梅吃驚。急走山下。蟒亦來逼。開口吐氣。如沃熱湯。梅暝眩。倒崖傍。崖土崩墮。顛然
墮深壑中。偶雨後濁水漲溢。哮吼如激矢。流數十町。至橋下。水稍緩。爲流木所遮。日既昏矣。偶
有村人過。視而憐之。乃按胷間。纔有微動。因銜藥。撫背。少選甦生。則告顛末。村人伴而歸家。點燈

熊

人



朱能



視之面色漆黑手足亦同唯兩眼爛々耳村人知其遇毒霧不復甚怪也梅借鏡見面驚極而泣
 村人曰是非醫藥可治宜浴溫泉療之上毛草津最適之其夜宿此翌謝而去既而囊中已罄手
 足攣痛不能復彈絃自以爲至草津尙數十里徒餓死途上耳且全身如此人以爲妖爲怪縱不
 餓死或遭毆擊不能全命不如爲熊人乞錢人或爲以墨塗抹者乃脊衣爲裸身唯着一禪蹲於
 戶前曰我丹波國猛熊也願賜一錢可以一鳴人與之錢則嗥々鳴號衆皆擲歛大笑且曰世之
 乞兒爲熊人者其塗抹甚粗渠施墨十分無毛釐之隙而其色非尋常之墨何其巧也於是頗得
 多錢遂抵草津日浴溫湯偶鶴澤某與妾偕來以久苦於痔疾也晝則浴泉夜則售技登場一日
 在浴室見梅以容貌相變不知爲梅其夜待鶴澤出場竊至鶴澤旅室妾見愕然欲下樓避之梅
 把其袖曰我梅也卿爲不知何其不情也妾又驚疇昔浴室所見之黑人也梅欺曰余聞卿來此
 急以油墨塗一身變容貌慕卿來盍憐吾志思舊情妾始知梅生竟復繾綣居旬餘梅生漸復原
 姿手足亦癒妾謂梅曰歸期既逼矣盍携妾遁他邦梅素有此意遂使妾偷金及衣服乘夜而奔
 鶴澤竟場而歸妾已去衣服咸失怒甚然薄其不貞不復懷之又居月餘貯路費治行李還梅與
 妾出中仙道售技熊谷驛頗得衆望鄉人亦學絃者多乃賃屋教之無賴之徒日集大約以賭博
 爲事以故無良家兒女來學者時春仲屬彼岸會有佛寺開龕之舉老若雜選百戲設場與人携
 一熊兒來應絃歌使跳踊一日絃人疾起不能登場因備梅生梅生則登場與人喜梅高手及昏

人散後勸酒饗之而忘食於熊熊飢甚突然脫樊一躍噬梅左臂衆皆駭欲捕入樊猛威不可當
 遂把棍棒擊之熊益狂奔走墮水田衆追亂撲之熊遂斃梅駕竹輿歸鮮血淋漓痛不可堪醫診
 之曰骨節已碎矣恐不復舊乃傳藥而去漸經旬餘痛苦已除而左腕不復爲用血液纒循環不
 能把物由是不能彈絃益極困窮妾不以爲意日與博徒飲有龜五者日飲數升醒日甚少謔名
 曰泥龜以醉如泥也然少醉喜歌唱聲調頗美妾又與泥龜通而虐對梅日呼以廢物罵詈不堪
 聞梅怒以菜刀斫之裁傷右頰泥龜趨來調護維持務謀和平夫妻少解乃煖酒偕酌使梅熟醉
 遂與妾奔天明酒醒而妾不在室衣服什具一空如洗梅悔甚賭友飲客無敢弔者以妾不在家
 且囊筐空亡也不得已謀之隣翁隣翁曰爲世之廢物者欲全性命莫若爲僧幸有無主小菴乃
 募舊友集錢買僧衣剃髮爲同鄉熊谷寺某和尚徒弟稱佛名叩木魚僅得保命云泥龜携妾歷
 二毛之間而妾菜刀之痕漸發激痛紫腫流膿遂腐爛半面加以微毒終失一目漸經數月得小
 瘻而髮脫骨露奇醜不可見殆似鳩槃荼龜亦每賭失敗盡亡本錢龜自幼能弄蛇偶有小兒捕
 一蛇將殺者強乞得之使妾鼓絃自弄蛇乞錢後不知所之

寵仙子曰梅生通師之妾罪不可容逃遇憐毒蓋冥罰也遂爲熊人療病及瘻再拐出其妾又
 爲熊所傷爲廢人既爲假熊天之所戒也梅生不懲尙行不義故遭眞熊害竟入熊谷寺爲僧
 終始以熊爲資緣可謂奇矣幸爲僧或可免墮於熊胎耶妾初見禁錮不與逃遁免巨蟒之毒

再與梅通棄主逃逸。又與龜通棄梅而奔。不貞亦甚矣。遂隨弄蛇之人乞食。免巨蟒而嫁蛇人。貧苦攻身。天之所罰。皆引緣故。非偶然也。

靈魂再來

筑前國那珂郡老司村。有左內者。爲農家之豪。性慈仁。好讀書。常惠隣人。專修善事。嘗語衆曰。凡人不可知者。死後靈魂所歸也。如地獄天堂。本是印度古說。爲勸懲設焉耳。識者所不道。而浮屠氏徒喋々說之。不得不使人疑且惑。然未聞有一人自幽冥歸說其苦樂者。我死將必再來。告有無以解人疑惑。子弟村老不信之。或有面從而陰毀者。或有堅約而埃告者。兒孫半信半疑。復不以爲意也。既而天保甲辰六月。以八十一歲沒。長子左助嗣家。忌辰必修佛事。雖經數年。更無信矣。衆咸謂老人食言。徒戲弄人耳。後過十四年。安政四年四月某日。其孫兒有微恙。一夜卒然坐褥。謂左助曰。余汝之父也。爲果生前之約。今自冥界來。死後欲速來而告。冥法嚴戒。不得與陽人接。今得冥王勅許。將以告冥事。請速招親戚友朋來。言語音聲。依然亡父也。左助大驚。乃馳使招衆。且曰。世有狐狸之類。憑依人以欺誑者。願爲解疑。示其證。兒首肯曰。然則話所有田園段畝。因悉述之。毫無違。左助於是益信。交神靈。恭敬待之。既而親戚朋友及隣村優婆塞等聚來。兒曰。我生前聾左耳。今尙然。請有問。自右邊語。衆交問之。皆答之。其略曰。人之欲死也。太苦。少焉脫體。惟如行闇中。久之。至明處。清涼無穢。快不可言。而人家村落。與人世無異。各村有守神。神出則俯伏。

拜之。不知何人也。凡前死之人。皆集合歡樂遊戲。談笑相喜。父母及七年前所死妻。今皆同居。無業無職。無爲而起臥耳。其中有貴賤貧富之別。生前或修學導人。好施積善者。皆爲貴富。居高樓大厦。享衆之尊敬。姦惡貪鄙。行爲不良者。爲長者所役。常苦勞力。竊盜劫掠。殺人禍世者。別在一所。今尙鬪爭無已。或陽世爲惡。至於死不露者。最受重刑。此輩與我曹異處。不能詳知也。但五十年前死者。無見。或至於上界。或生於人間。或在惡所不能出也。爲說汝等。務行善事。崇神敬祖。專慈悲。去污行。常謀和合。勿爲詐僞。時清掃墓地。修祭祀。靈魂唯好清潔。香華無怠。唱名肅拜。神亦喜之。永呵護其家。孟蘭盆會。又來享饗耳。冥令嚴格。不能久止。請自此辭。言終兒亦睡。少頃覺而反本。不知復所言。左助記其言。遺家云。是事載山寺氏奎星錄。又畧書之。

寵仙子曰。隨園新齊諧及聊齋志異。紀曉嵐雜誌等。所載幽冥之事。大率與此相同。推而料之。復應如此。世人謂死者不再來。終無告。安否者。蓋冥法至嚴。不許妄出於陽世也。故修善行惡者。未知在冥界得報如何。猶僕妾求主。先見其主。一二日間。從其命動之。其主爲可備者。則召媒介者書契。而後一去。携衣服調具來。縱有事故。歸省故鄉。非一月半歲之後。不可輒得暇也。死者到冥府亦然。嘗閱俱舍論云。人五十歲爲六天中。一晝一夜。四大王壽量五百。爲等活地獄。一晝一夜。華嚴經云。娑婆世界。一切爲安樂世界。一日一夜。安樂世界。一切爲聖服幢世界。一日一夜。然則墮地獄者。生天堂者。入其門。未經一日半時。而欲乞暇歸省人間。主豈安許。

之哉。宜乎一往者無音信也。聞者曰。死人無音信。則知了矣。敢問如幽鬼顯形報怨於仇家。如何。曰。是竊匿密處。避冥吏搜索也。故白晝不出。潛於古井燈龕墓側柳蔭。常逃冥吏探偵。且大姦深怨。暴惡奇妬者。雖冥吏不能一時制之。姑任其行。待怨解恨散。拘引以處其罪。此鬼之所。以近人爲害也。然數百年間。在世爲禍福者。未到冥廳者。冥府晝夜與人世相異。故在。人世爲。緩慢。在冥府爲微少。暫與其間者耶。是等之事。有往々不合計算者。不能強論也。

禮甫

東台之麓。曰根岸里。有一莊。樹竹蕭疎。園庭閑雅。頗極風致。蓋富商某氏別業也。其子禮甫。年才十七。標致流風。以蒲柳之質。養疾茲莊。一日與朋友三四名。賞花於上野。日既過。哺。群客雜選。肩摩接踵。乃就一茶肆憩焉。有一令孃。從了鬟過。妖嬈纖弱。避醉人。來禮甫之傍。醉人蹣跚。誤衝孃。孃仆禮甫膝邊。禮甫急惶扶而起之。孃赧然謝之。視禮甫。嫣然臨去。眼眉欲言。禮亦茫然。如癡如呆。眼猶不瞬。孃亦屢回顧。遂入衆群之中。甲友謂禮曰。兄識渠乎。曰。不識也。想非商賈之女。衣服首飾。自有品位。恐是幕士之女。乙友曰。渠視兄。不復轉瞳。必有意於兄。吁。好男兒。使人昏迷。罪亦深矣哉。丙友曰。他豈昏迷。兄亦昏迷。想造物者。使他來。茲互相念。何弄人之甚也。甲。勦乙。哧。擲。歛。弄笑。不知日暮。既而下山。別禮甫在室。點燈讀書。是夜月明。乃啓戶觀庭花。嫦娥入室。清香暗襲。思畫間所逢佳人。悒鬱不能忘也。久之。樹陰之中。忽有人來。以爲僮鎖局也。諦視。則所思佳人。裹

裳而來。禮愕然不能言。女微笑曰。耶君在此耶。妾自見君。不能忘念。竊緣知人聞之。始知在斯莊。遂越牆來。請免其罪。察妾誠心。禮大喜曰。僕亦慕卿相同。但歎不知其居。今勞玉趾。何幸如之。不知門牆頗高。自何處來。女莞爾而笑曰。妾鄰鄉士人某氏二女。自幼學武技。最熟輕捷之術。如牆越七八尺。猶過闕。况若尊家之牆乎。禮喜其爽俠。竟入室極歡。天將曉。乃告別去。自是隔五七日。必來。綢繆甚厚。禮好俳諧。女亦善此技。以爲得好友。居三年。僮僕不知之也。一夜女慘然歎曰。久受鐘愛。惜世緣既盡矣。君不得長在此。得亦將移他鄉。宜還家暫治業。禮驚曰。何以速如此。曰。妾實非人也。君嚴父嘗過板橋驛。里人捕一狐。欲殺以充下物。嚴君憐之。購而放之。妾不久報大恩。今君養疾於此。故來慰閑。况聊竭微忱耳。妾以非類。交人。復爲同族所嫉。且妾父母欲移窟於他鄉。故以實告之。尚有一事告君。君資性虛弱。不可堪繁務。宜讓家令弟少購田園。再隱於此。以養生。不然。或有勞心傷命。君本薄福。不可永從於事業。務修善事。亦應安身。三十年後。有再逢。言畢。潛然禮亦泣。執巾拭泪。開眼。女已失矣。開戶。月色朦朧。殘螢飛樹間耳。忽有叩門者。問之。嚴父急病。以兜子迎禮。禮大駭。速歸家。無幾。父歿。不得已。在家從業。塵事多忙。疾復將起。遂讓家於弟。再隱於根岸。以流風文雅。消閑。或探花吉野。或觀月江湖。尋蕉翁遺跡。訪晉子舊蹤。漫遊四方。頗得名聲。年垂五十。歷遊奧羽。探金華松島之勝。航海抵函館。歲將寒。歸路過下毛。那須野。北風凜冽。途上無隻影。而日將傾。欲急步求逆旅。有賊自枯芒中出。魁者身丈六尺餘。橫長刀。瞋目呼曰。旅

客暫止。禮畏縮足不得進。一人近身邊曰。我曹山賊也。過此者宜出買命錢。若無錢。宜脫衣服獻。魁首禮曰。余歷遊雅人。素無所貯。如衣垢膩。温袍不足充各位之服。其他唯有手記五六卷而已。冀察之。魁曰。汝爲諸豪之賓。常遊於上流。豈空手漫遊者哉。乃欲命二從。剝衣。乍有一陣旋風。捲沙而來。見一婦人年四十有餘。亂髮敝衣。伸臂攫一賊襟。右手撲其面。賊從手什。一賊欲捕之。又一擊之。魁大怒曰。何者賤婦妨我業。汝亦不惜命者。拔刀斫之。婦人顛身。使擊空。從又斫之。又擊虛。躓土塊。倒婦在後。大笑。賊益怒。起又欲擊。婦攫沙拋面。沙入兩眼。不可見。婦乃近衝左肋。賊悶絕。倒奪其刀。以背擊二賊。二賊亦眩仆。婦人棄刀對禮曰。禮郎忘妾耶。熟視狐女也。容貌稍異。殆如農夫之妻。曰。卿在此耶。婦曰。知君遭此危難。故來勞一臂耳。君其速去。求逆旅。此輩雖不死。三日不能步也。禮厚謝。尙欲言。婦已杳矣。屈指既三十年。狐夙知有是事。吁亦何神也。

或曰。禍福有定數。不必得免也。然狐而知三十年後。可甚怪。假令通靈。不過知一歲。何以至此。曰。千歲白狐爲通神。若有一個通神者。誥之衆衆咸知之。則靈矣。若夫灼龜而卜。龜本水族。遠於人者。而聖人用之。狐比龜則近於人。知之不亦宜乎。問者曰。人爲萬物靈。其智反不及於畜耶。曰。以手足爲事。孰若人以視聽知事。畜爲勝。燕築壘。蛛結網。千古不異。人則不然。居者造樓閣。步者走舟車。其巧愈精。其智愈暗。昔者木處穴居。採山而食。臨水而飲。人與獸無相異耳。然其智咸通靈。謂之神代。神武以來。機巧漸進。斗斛亦備。製禮設法。以束縛人。於是僞詐隨而起。

亂臣世不絕。故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培斗折衡而民不爭。子若羨獸之靈。反於上古素朴。爲葛天無懷之民。其或通靈歟。

變成男子

明和年間。阿波國德島農某。有女名阿綱。姿容皎美。爲衆所想。年及破瓜。鄰村里正長子周一者。見而喜之。使執柯謀婚。周一奇醜。魍魎顏。曷鼻。色如赭。而眇一目。丈不滿四尺。腰圍大於白兒。女見而避之。阿綱素識之。固辭不應。周一太苦。一老婆欺周一曰。渠家不甚富。以衣服不足。妝奩不備。辭之。若贈百金。事必成。周一喜。則以百金付老婆。且曰。取不必違約之書來。婆諾。則使人作書。秋以爲期。期至。周一使人促婚。阿綱固距辭之。周一怒。攻其父。父亦不知之。遂訴官。官檢證書。非父及阿綱所書。因索老婆。老婆逃亡。不知所之。周一益怒。欲窺其出姦之。阿綱畏而不出門。一夜。臍下極熱。及曉。陽物突出。而結喉亦起。變成男子。驚極。示父母。父母亦怪。招醫檢之。戶已閉。囊旣垂。儼然偉丈夫矣。父子大喜。從而聲音稍異。志力超衆。周一聞而怪之。以爲設策。距我也。待其出。募無賴共協力。捕到廢寺。養衣見之。綱亦不辭。示衆誇之。旣而父與隣人尋綱來。周等散逸。事遂止。綱迎妻繼家。生二子云。

變成男子。往々有之。或性質不變。或陽道稍微。大率非完全者。阿綱資性志力。盡變爲偉男子。亦是一奇。意造物者。誤爲女子。因上帝督責。半途變之者耶。



醉石生

衣袋一箇重甚時善則曰天子因上帝昔其平金鑿之
 醉石生其人其之如封竟不與與國故能大非非

朱係

醉石生

醉石生深川市人也。流風好事。性酷愛奇石。凡自太湖靈璧。至豫青佐赤鴨川古屋諸產。莫不陳列坐傍。以翫賞焉。有峯巒洞穴。極峨眉天台之勝者。有嵌空玲瓏。盡天劃神鏤之巧者焉。小者滿一握。大者不踰尺。皆以檀香作臺。焚香煎茶。延客其間。終日清談。不敢闕塵事也。中年破產。纔以鐵筆爲業。偶有漁夫。携一石來。大如瓜。似白沙凝結者。粘螺殼五六枚。形不甚奇。聞生好石。求售。生亦不甚賞。辭之。漁夫曰。連日風雨。不能獲一尾。米汁不潤喉。夜夜苦酒渴。先生憐之。問價。賜白薄一升之直。則足矣。生不得已。與錢買之。居三歲。貧益甚。一士人以白銀印材。命刻。刻成。其夜爲賊所奪。生大駭。而不能償之也。夫妻蹙頞。沈思百計。遂無得策。妻曰。良人多知己。盍告實。一時借財。生曰。我年五十。未嘗鞠躬借錢於人。貧富天命也。禍福亦數之所不免。豈借人之資財。苟謀全身哉。不得已。已有一策。以所集奇石。盡付士人。以實告之。亦應不疑。因對石曰。汝等在我家多年。不幸遭禍。不能長愛。我若得時。再迎汝等爲坐友。請酌別盃。乃傾殘瓢。又撫摩諸石。遂枕臂而睡。夢有數小人。集一堂。容貌奇醜。始如妖怪。一老人曰。主人遭奇厄。諸君所知也。將使吾輩事於他。多年受恩遇。今不忍去也。何以脫厄。一人曰。我曹不遠千里而來。偶在貧家。無知其價者。若至他家。或爲貴客所賞。幸得真價。有償故主。果然不獨贖故主之罪。我曹亦發名聲耳。一人怒曰。我等是奇世之珍。豈爲一銀印。售身於他人者哉。選賤卒一人。與之。足以償焉。一人黃衣者進曰。僕來於

此僅三年。主人未知本質。徒以無藝居代舍。豈無彈劔之歎哉。今無爲家。請代諸君顯本質。言未終。生俄然覺。時斜陽入窓。諸石添澤。而沙塊粘螺者。映日發輝光。生訝之。試以印刀小穿。光輝所漏。皆爲金色。盡剝沙。爲一塊純金。生大愕。以爲天所賜也。旣而士人來。謂生曰。子無爲賊所奪。我印乎。曰。然。疇昔之夜。失之。士人曰。賊已見捕。以偶刻我名。則得歸於我。生亦喜。因語所夢。且示金塊。士人本富饒。曰。是船客遭難遺物。久在海底融結者。故變形也。遂以數百金購之。自是生亦小康。技藝亦得進。後欲尋漁夫報之。終不逢其人。

染女

出羽秋田海邊。有漁夫幸八者。其妹染子。年十七八。風致嫣然。未字。偶親戚有病者。染往訪之。歸路過海灣。遇一少年。眉目秀雅。鮮衣極麗。如相識者。言語甚馴。染亦愛之。以爲豪家令息。眼語相通。遂入樹林之中。石枕苔褥。與極歡。少年曰。今宵啓戶而待。二更應到。染喜。理髮凝妝。入一室待之。其夜果來。自是夜々綢繆。殆如夫妻。兄復不知之。但其來。熟睡若醉。如斯半年。一夜悒然。謂染曰。余與卿世緣已盡矣。請自是別。染愕然曰。妾本期百年偕老。曷遽出斯言。願他有愛者。厭妾鄙陋。然乎。男子之情。與秋空同。何陰晴之速。君若棄妾。妾唯有一死耳。言了。潛然不復能言。少年撫背曰。我實非人也。主公有命。明日欲變此鄉爲蒼海。憐汝兄弟無辜遭禍。故告之。今曉可携衣食登前山。應全命。猶豫必亡躬。言畢。烟滅。不知所之。染驚悲。急告兄。兄亦驚愕。乃負衣服什具。匆卒

登山未半腹。颶風俄起。飛石折樹。既而洪波漲天。萬雷激轟。數箇村落。忽沒波底。染與幸入。纔得免焉。嗚呼。女之淫縱。莫不過身者。此女淫縱。兄弟得免禍。蓋千億中。裁有一人而已。

千葉某

攝津今宮有千葉某。好說鬼。詭辯百出。使人喜悲。一夜雨歇。月色朦朧。啓牖獨坐。頗覺蕭索。忽有一少婦。艷容婀娜。突而入室。來。千葉怪之。婦人曰。妾隣巷歌妓。屢聞君話。今宵偶無客。欲聽君鬼談。請爲妾少話。千葉喜。話最可懼者。變面易聲。自爲鬼形。欲留以得歡。婦人毫不感。曰。君之技止於此耶。請妾演一鬼談。昔豐臣氏之亡也。淀君及近臣侍女。殉死者數十人。怨魂無所歸。白晝爲怪。有一勇士。欲自試膽力。被酒夜入城中。二更忽有腥風。臭穿鼻。灰聞深宮。奏管絃。登堂窺之。少選有一侍女。携燭來。曰。何物偷奴。妄塵朝堂。不去。則啗汝肉。士人欲拔刀而斫。五體如縛。不能動手。手足女呵々大笑。聲震內外。乍見雙眼如百鍊鏡。口裂至耳。長舌如炎。兩角生額上。其形殆如此。言未了。忽作惡鬼。瞋千葉。千葉驚絕。一叫而倒。隣人聞聲集來。即與水撫。暫久之。漸得蘇焉。自是不復說鬼。

飛鵲菴

飛鵲菴。以茶事自樂。能鑒識古器。爲人磊落奇行。放縱不拘。禮節然所。言多中肯綮。故人呼曰。皮骨。蓋從皮肉入骨髓之謂也。皮骨與飛鵲音通。遂以爲號。曾游于江戶。將探花墨堤。更深獨步。此

夜偶月明。乃坐花下。傾瓢飲。醉倒到天明。起徘徊堤上。曰。是觀花之候也。幸免俗物。履塵抵木母寺。憩於露店。啖煨芋。曰。是真味也。買數魁歸。登柳橋某樓。招歌妓數名。飲以所携芋魁。爲下物。妓皆笑。自若也。偶有吹螺乞錢者。曰。是可以勸酒。招使連吹百聲。流汗如珠。使再吹百聲。其者辭而去。曾至八百善樓。綿衣木屐。如鄙鄉里正。一婢伴小室。曰。客有所好耶。曰。今爲珍味者何。婢曰。茄子最珍。曰。可矣。宜爲骨董羹。婢告庖宰。庖宰曰。豈有新茄如雀卵者。爲骨董羹者哉。恐誤聞。因再問之。言如前。婢以爲是田野蠢漢。囊橐不饒者。乃製一椀。供之。飛鵲曰。佳矣。又請一椀。啖之。問價爲金五兩。曰。廉哉。尙惠些金於婢而去。樓主以爲一人食五兩之饌。不甚奇。僅以新茄骨董羹。費五兩金。是必畸人。因問其名。曰。余岡崎飛鵲菴者也。樓主記之。後本多侯饗客。命饌。樓主問其宰。曰。貴藩有飛鵲先生者耶。宰曰。有焉。城下豪賈也。子何以知之。因話骨董羹一事。宰笑曰。他應如此。是則飛鵲之所以爲皮骨也。嘗夜過尾之桶狹。弦月昇峽。莎雞鳴草。忽有一甲士。頭如斗。身甚小。見飛鵲笑。飛鵲曰。何者。甲士指路傍。曰。朋友爲樗蒲。盍見之。飛鵲以爲是地群鬼所屯。可必有異事。行十餘武。一碑下有四五鬼。巨首矮身。眉目甚醜。各着甲團纒。擲子爭勝。賭以頭顱。累々如山。飛鵲坐石見之。吹烟傾瓢。頗入佳興。少選群鬼漸長大。頭皆數圍。眼如浴盤。開口大笑。或翻身。或倒立。飛鵲益入興。拊掌歌唱。群鬼皆舞蹈。飛鵲曰。諸君各妙技。然余不好大。甚好小。請登我掌上。舞蹈。乃開左手待之。鬼悉爲豆人。僉集掌上。飛鵲笑曰。是可樂也。乃右手出瓢。曰。我欲與諸

君酒以謝勞。殘瓢瀝々不能分與。請入瓢中飲之。皆曰諾。盡從瓢口入。飛鵲急覆口封之。徐々出官道。鷄鳴天將白。群鬼在瓢中曰。鷄已鳴。請開口。飛鵲曰。汝等在茲。萬劫不能成佛。我到桑名。欲投海送龍宮。亦不愉快乎。群鬼悲泣。苦請解封。飛鵲不可。抵熱田驛。買船赴桑名。俟潮候。縛石沈海。桶狹自是怪絕云。

寵仙子曰。自古古戰場爲鬼狐巢窟。爲怪爲妖。動惱行人。人皆畏之。彼輩以爲好地。遂爲棲息之處。蓋人許之貸之。而恐怖之也。設不許不貸。而不恐怖。則可絕怪滅妖矣。狐狸則如漆者。漆能和水。又能和油。狐狸能通幽。又能通明。以故得與鬼遊。其爲怪爲妖。不可得而測也。然則人之稱狐狸者。亦能得與鬼通耶。曰安不通。若一笑傾天國。片簡繫巨船。遂至使英傑之士亡身。殤命。其術勝於鬼狐遠矣。

保全法奇驗

江戶芝土橋有山田清助者。開當舖。家頗富。安政二年十月地大震。倒樹覆屋。人畜多死傷。衆僉營居隙地。清助在宅。泰然自若。又不敢出於戶外。獨見衆狼狽笑焉。時池端藥買寶丹樓主人。年幼在山田氏。心甚感之。及震罷。清助集家族。謂曰。前年有一隱醫。能知人之死生。嘗授一術。以左手大指與人指診自己牙下兩頤之脈。以右手又診左手之脈。緩急浮沈相同。雖有天變地妖可驚之事。其身無事平穩也。若有高低遲速頤手不同。必有關於身命大危難。十二時前已兆之。其

驗必著。余聞此事。屢試之。果有驗焉。弘化年間到相摸泊海濱旅舍。飯後自診左右手脈。遲速甚亂。余大驚。因診從僕。亦與余同。試診舍主及其家族。皆爲變動。余益愕。時月色晴朗。海波如熨。雲收風靜。更不覺有變兆。然思醫師之言。急收行李而登後山。行五七丁。又診脈。脈既復常。旅舍主人亦來居食頃。海上驟轟百雷。怒濤暴漲。勢如崩山。嶽倏忽襲來。漂去人家六七。余與旅舍主人幸在山上得免焉。爾來日日診自己脈。今至震動之際。試之。依然平脈。無異常。故我不動也。寶丹樓主人聞是話。自試之。四十年于茲矣。其間屢遇厄。果有驗焉。因自爲身體安全法。且記實驗之事。印行以施人。其一曰。信州上伊奈郡手良村農松島孫十郎者。以公事渡筑摩川。偶遇雨後。水勢數倍常。至中流激浪喧。舟將覆。舟子折棹陷於水。死生叵知。客皆失色。決死唯念神佛耳。中有善泅者。躍身沒水。僅得達於前岸。松島氏與其他二人不熟水。任命於天。與蹲舟中。氏嘗聞診脈之法於寶丹樓。乃檢左右之脈。無異狀。意少安。而舟益危險。以爲脈亦不可恃也。既而舟至曲湍。爲激流所轉。直闖入一叢中。水稍淺。他客跳入叢中。全身濡水。僅立崖下。氏獨在舟。捫樹杪而近岸。漸得繫之。無幾村人走一舟來救。使氏及在叢中者乘其舟。沿岸到堤下。得全命。達前岸。於是松島氏始知其法有驗。詳告寶丹樓主人。厚謝云。

人身小天地也。山石爲骨。原野爲肉。川瀆爲血脈。若川瀆盡。則田園不潤。溢則人穀蒙害。其有禎祥妖孽者。蓋示國家興亡盛衰也。人之有禍福。其兆必顯。五官四支血色等。然非精於其術。

者不能知也。獨至血脈變動得自診自知焉。此事古書未見之。但說脈理者在探病原知死生而已。聞倉公診脈決死生。嘗曰治病必先切其脈。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未說診脈前知吉凶禍福災祥。若雖小禍小福得盡知之。神亦不及也。後世必有發明焉者歟。

靄厓花卉

遠江高士小栗松靄藏高久靄厓花卉橫卷。囑余乞跋。余諾不果。今茲壬辰九月。其孫子慶携來。促前約。乃書此以附卷後。

明治丙戌之秋。余偶西遊。歸途訪松靄邨舍。主人厚遇。遂盡三日之歡。時展花卉橫卷。見彩巧緻密。意匠非凡。問筆者曰。此高久靄厓所作也。余曰。靄厓善山水。所素知也。未知花卉昆蟲如此精妙。且訝前有鈐縫之印。後無名款。似截斷者。問其故。主人莞爾而曰。此有因也。請說其由。往時天保甲午。靄厓西遊。寓於濱松客舍。山田子慎者來曰。靄厓當世巨擘。盍乞其畫。余父墨堂平生愛花。手培養數十種。名其居曰弄花亭。常欲使天下名手畫花卉。以爲匾額。而未得其人也。因告子慎。以乞之。靄厓曰。余唯畫山水耳。如花卉。非所得意。況於設彩乎。辭而不肯。家父亦不措使。余再懇請。靄厓不得已作之。五彩縝密。殆奪天巧。款曰。應小栗氏囑寫名印共備矣。家父大喜。將以揭堂。偶西駿知友桑原南田來訪。談餘示是畫。南田睨視冷笑曰。畫巧拙不姑論。如靄厓鄙野小人。以其畫揭眉上。如識者嗤笑。何宜擇高尚之人。余甚惑焉。因問其故。南田怒臂曰。曩在島

田客舍。與余論繪事。駁其非。彼亦不屈。將振拳打之。有人和解而止。若無傍人。余欲摺其隻腕。以懲妄畫。余聆之告家父。家父不悅。然以用意之切。描寫之密。不忍棄也。南田曰。若揭之。須去其款。而裝觀者不知誰氏之筆也。即把筆塗抹款字。於是從其教。爲匾額。觀者賞讚。或以爲梅逸。或以爲春琴。或有目爲清人者焉。居二年。福田半香來遊。一見曰。是豈靄厓乎。不可再得之畫也。余怪而問。何以知之。半香曰。嚮在京師。與靄厓邂逅。曰。余在遠之客舍。爲小栗氏作花卉橫幅。余拙於花卉。子之所知也。子若過小栗氏。請一鑒評焉。是以知之。但怪無款。余乃告南田云々。事半香噱然大笑曰。靄厓溫厚君子。而有剛毅不可屈之氣象。至畫爲海內翹楚。非南田輩所識。反罵之。不知自己鄙野也。咄信妄人之言。徒毀傷完璧。可惜哉。余大驚。惡南田粗暴。悔余之無識。羞恨歎嗟。衷心不安。半香曰。文人自古相毀。是亦藝林一奇談也。宜以斯畫爲卷。且書刪款之由。以添之。然則不負故人厚意。復可以爲後世一話矣。余然其言。乃請跋於半香。半香曰。余不能文。他日可擇其人。請以送致焉。後半香移居東都。促之再三不成。余亦塵事鞅掌。荏苒經歲月。南田亦悔前非。到都訪靄厓。將負荆謝罪於其門。到則靄厓既沒。過二十餘日矣。南田悵然懷風樹之感。乃奠其墓而謝云。距今五十餘年。半香南田相繼淪逝。而猶無跋之者。斯畫與余存焉耳。子與半香舊識也。請記是事附之。此余多年宿望也。所謂相須之殷。而相逢之疎者。子豈其人乎。余聞其談。復不勝舊感之情。雖非其人。五十餘年後。無跋焉者。則似負古人之意。遂不距其請。採筆匆卒誌之。



狸陰囊



跋成子慶大喜時秋天朗晴灑氣可人子慶曰請探秋花于墨東余亦興意勃然急走單車相與到向島乃捨車赴一花莊籬菊晚蘭鹿腸雞冠之屬紅紫競艷嬋妍爭麗乃借楊小酌不知日暮也乘醉徘徊園中有孤亭雅客兩三人飛杯談笑一人揖余曰疇昔煩椽筆邇日謝之余以為數日前中村樓有會席上抹數葉或謝之者黃昏不辨貌容不復問名姓與稱秋花些談而別翌日一骨董師來眎書畫數幅中有畫匡淺絳山水絹本豎幅雅媚秀潤最為得意之筆款曰法江貫道筆意余心中欲之問價甚廉不當裝潢乃購之展以熟視洵絕世之作也因憶昨花園所逢得非鬻匡半香等靈恍惚顯形以贈茲幅乎因焚香肅拜而骨董師者不知何許人也

狸陰囊 談話

道灌山有老狸屢欺弄行人山下有彌次者滑稽多技好為演劇一日隣村有祭祀村人開場彌次見招打扮大江山酒顛童子事畢深更過山麓欲戲驚嚇行客被所携夜叉假面帶雙刀徐步忽逢二眼老僧藜杖緇衣拉一目雜僧來見彌次如愕然彌次以為老狸化矣屹立路上不動老僧熟視曰汝何怪也彌次給曰我獺怪也偶觀某村祭祀今將歸僧大笑曰子亦我黨耶我不知有子請為親友幸有斗酒藏與子偕酌隨我而來彌次諾與入山中時弦月出雲白露露草僧忽設褥廣殆八席溫暖甚快彌次訝問曰是為何物僧笑曰是我陰囊也非賓客不設之彌次坐焉

少頃雜僧携酒來忽有亂髮藍面妖婦捧肴來彌次問是何者曰貂怪也瘦顏骨立手足如絲者從問是何者曰鷲怪也其他巨頭如桶者露眼如蟹者口裂至耳者舌長達臍者相集十餘種歌唱飛躍各呈技藝彌次亦乘興舞踊眾僉大喜杯盤狼藉既倒數瓢彌次竊思世人言狸舉八席真不虛也以此代毬毬天下無比鷲之千金可立得也胸筭既定坐老狸傍急拔刀截其根狸叫喚眾僉驚彌次去假面曰我也汝等夜夜欺惑行人罪惡深重法網所不赦我奉將軍命將驅滅汝等假為妖怪來代天行誅勿逃大喝連聲躍斫數怪怪皆駭散彌次乃捲陰囊携而下山天已明矣還家展之殆餘八席彌次大喜四隣聞之來觀有欲買者或以三百金乞之不與又加二百金尚弗與也曰非千金不割愛有一貴族欲以八百金購彌次未肯時及九秋霖雨連旬冷氣日加陰囊從而膨脹經日益大形如氣球堅如石將溢一室彌次大驚室為囊所奪至無坐臥處村有老醫能精產物彌次請而商量醫熟視曰素問靈樞未聞有如此者我安得復之想天時不順冷氣異常是必疝氣入陰囊也彌次歎曰千金不入於懷却疝氣入於囊命也哉

阿菊 談話

青山鐵仙者將軍寵臣也世居番町有婢曰阿菊嬌容嫵娜楚楚動人鐵仙喜之欲以為妾屢以艷言挑之菊不肯鐵仙甚苦百計術盡轉愛為憎將殺之而苦無罪鐵仙家藏古皿十枚非饗賓客弗用也凡饗具使婢掌之鐵仙竊匿一枚使菊檢之菊開匣改之則失一屢數之無有也鐵仙

大怒曰。是傳家重器。不可以金錢購。今失之。無辭於先靈。左手攬菊髻。右手拔刀貫胸。悲號一聲。氣息忽絕。使僕投之智井。無幾。青山氏以罪滅絕。其邸有怪。無人住者。草萊滿庭。蛇狐占窟。風雨寂索之夜。過其傍者。往々聞鬼哭之聲。人呼曰。血莊。麴巷有俠客某。欲往血莊聽鬼哭。拉義弟二三友。雨夜到莊。自狗竇入。坐廢屋待焉。時點滴漏簷。陰風襲肌。忽有碧燐出叢間。從而檢血之聲。自井中發。慘悴斷續。使人哀歎。既而自一至九。至十一。衆僉怪之。至十二十三。尙未息。因問曰。菊娘々々。盡九而止。曰。明日恐快晴。不復得出。今夜兼之。

偽情死

宇輪木艷二。江城南三田巷。當舖某二男也。年二十左右。日耽遊蕩。嘗與親友三四輩。泛舟芝海。興盡登于品川臨海樓。各聘娼妓飲。有一妓名阿蝶。靚妝麗服。嫵娜超群。嫣然開靨。青眸獨屬艷二。艷二以爲有意於我矣。捶胸頻逼。不能自禁。乃謀老鴇。買一夜之春。阿蝶不比尋常之客。頗竭情實。同氣相求。漆膠不啻也。自是屢來。私固偕老之約。與指天日盟。以故動妨他客。至樓主亦蹙眉。旣而艷二有事。數旬絕迹。阿蝶懊惱。使小厮齋簡訪尋。杳不相見。問諸近隣。人亦不知也。一夜艷二悄然而來。悒鬱不樂。阿蝶問其故。艷二泣然流淚曰。我遊于此。多耗資斧。數措更帖。簿父兄知之。激怒逐我。實及三次。以故無親戚加憐者。無朋友惠食者。不得已。寄食一車夫家。助薪炊之役。淡粥野羹。僅繫命縷耳。如此皮肉枯瘦。身體日憊。自知就木亦不久也。卿若不變志。如約相

偕雙斃。幸至于極樂世界。寓於東門內新巷。啗百味飲食。日浴蓮池。吹簫箏築而遊。不亦樂乎。阿蝶曰。妾亦爲一豪農所眷。欲除籍携去。其人雖夥。窮於財。酷薄於情。至若黜面赭髮。蛇眼狼口。自項至踵。無一雅骨。以故妾未立枕解紐。頃者日逼。欲以財力遂志。妾豈欲乖情貪財。終身陷苦楚之窩窟哉。寧藁席竹柱。啜糜糲。與子同寢食。何厭地獄。况極樂乎。於是癡情旣極。計已決矣。其夜待衆熟眠。共攀樓南欄。將沒水。偶黑夜加微雨。海面沙漠。不辨咫尺。只聞潮聲。鞞々打樓下柱礎耳。相偕唱佛名。飲泣不盡。艷二決意一跳。直沒波底。阿蝶爲水煙所撲。面以袖拭之。躊躇未沒久之。寂無聲。以爲艷二死矣。竊還閨中。覆被而睡。艷二沒海也。豫料水度。果不及腰。乃傍樓禹步。見阿蝶不沒。其夜復還家。翌逢友人。悉語顛末。將以謀報。友人曰。僕有策必報之。偶近隣有喪。送葬到海晏寺。友人皆與焉。歸路相與登臨海樓。開譙招阿蝶。阿蝶夷然而來。友人曰。卿未知艷兄死乎。曰。不知。友人曰。卿罪深矣。何爲不知。艷兄爲父兄所逐。不知所之。日前高繩。漁人來告曰。有一男子漂死於海。檢之左腕縛小錦囊。開而視之。中有神牘。一二葉遺書。一篇備記姓名。因告父兄。父兄驚愕。熟讀其書。有與卿謀雙斃之由。想不爲相縛之例。尸漂兩處。不累煩於宇輪木氏。則收兄尸。今日葬于海晏寺。事畢。欲爲卿行香來。何料卿不死。現在茲。不知鬼耶人耶。果人也。請爲艷兄修冥福。不然。艷兄無所歸。或彷徨宇宙。必來伴卿。阿蝶悲歎。拭泪曰。疇昔艷君來。備言窮窮之由。謀與妾偕死。妾亦不辭。與臨海面。艷君先沒。妾欲繼而跳身。想投潮水衣。必濕。若誤飲水。或

釀腹痛。衣濕腹痛。何以堪。步行。急生厭心。得全命矣。今艷君既死。而妾不死。太愧背盟。言了入房。少焉以帛裹頭。携鴉髻屬曰。妾去首飾。請納之墓下。有少慰艷君之靈。友人見之曰。卿之赤心。勝於供養千僧。死者有知。其喜可知耳。一坐愁歎。諸妓亦泣。友人大呼曰。艷兄可出。阿蝶剪髮矣。艷二咳一聲。自屏後出。阿蝶微笑曰。艷君再生何速。諸君騙妾何淺陋。妾豈爲蕩子。傲楊妃之顰乎哉。則去帛。更爲墮馬髻。所遺卽假髻爾。

世諺以娼妓情實。譬卵之稜角與晦之月明。余曰。妓亦人也。豈特無情實。客本無情實。故妓亦不盡實耳。客而有情。妓而無實。則客之幸也。妓若有誠實。欲託身於客。或爲妻。或爲妾。與偕苦樂。客之不幸莫大焉。渠爲父兄賣。一身盡孝悌者。客若果有情實。宜厚惠救窮。購身還故鄉。不然與春花秋月同觀。娛目添興則可矣。

鼈成佛

世多嗜異味者。如屈到嗜芟魯哲嗜辛棗。不足以爲異。至如劉邕嗜瘡痂。鮮于叔明嗜臭蟲。劉俊嗜蚯蚓。有不可以理論者。然其性之所好。不能若之何也。特怪鼈嗜人之直腸也。直腸者。則送下糞於肛門之管。人身中不潔最極矣。鼈有何厚味嗜之也。曾聞鼈誘人溺於水。自肛門拔腸啖之。或曰。水死者必多飲水。又多痢水。故肛門開豁。殆如拔腸。非鼈啖之也。然有子而噬親之脛者。有臣而偷主之眼者。勇士挫怯者之膽。佳人奪男子之魂。鼈之拔腸與雷之取臍。一般。其所好亦在

正理之外。未必可以一論也。墨江之畔有巧擲鼈者。由其所好導之。其法深淵之傍。架橫木。距水僅數寸。漁者坐其上。脫禪臨臀於水。鼈在水底。見肛門近於水。徐徐浮水上。伸首窺之。將容嘴。漁者急捕其首。鼈雖大不能縮首甲中。徒躍四足。遂爲籠中之囚。所謂欲啖人。反啖於人者。亦是溺於嗜好也。一日獲大鼈。如鍋蓋。則畜之籠中。有一士人。久患脫肛。聞鼈最有功。以數金購之。割而食之。其夜夢有一僮奴。蒼顏蟻衣。潛然涕泣。士人曰。何者闖入我房。非賊則鬼也。欲把刀斬之。僮奴曰。主公勿怒。余鼈也。嗜昔爲君所食。罪惡未滅。不能成佛。君之病果瘳。願爲余修冥福。余亦欲使君不再苦於病。士人曰。汝爲鼈。何以爲人來。且有何罪不得善果。曰。我前身人也。偶犯罪。免官刑。故死受冥刑。轉生爲鼈。無兄無弟。又無親戚。無爲余修冥福者。以故不能生於善所也。士人曰。子在人世。爲何惡行。僮奴赧然曰。我實嶋屋番頭。善六也。在世所爲。衆皆知之。君亦可知之。夫愛變童也。舊幕府時。公之如芳町湯島芝七間。張門戶。延遊客。其他貴族僧院及禁婦人之處。鬻童甚多。天保以來。以潰亂風俗。悖戾正理。嚴制禁之。我既犯此禁矣。故受冥罰。轉生爲介族。尙不能忘舊嗜。不圖近於漁者身邊。我豈拔直腸啖之者哉。士人嘆曰。苟治我病。我爲汝修冥福。僮奴拜謝而去。翌士人欲延僧徒修佛事。以爲彼喜。變童不可請。老頭陀乃擇美貌沙彌。設場讀經。諡曰雞譽好臆信士。供養亦至矣。久之。又夢僮奴身。着錦綵。踏青蓮來。謝曰。以君厚意。始得脫水族。生於西方阿彌陀佛國。士人亦喜。且曰。子在淨土。爲何役。曰。極樂有四門。東門。即與四天王寺華表。

阿
岩



相對所謂東門中心者。新來男女皆自此門入。我厭逢於人。故請監督後門。

阿岩

幕臣伊右爲民屋氏贅壻。放縱無賴。屢爲上官所叱斥。自若也。岳父某固古執厭之逐家。而女阿岩業已姪矣。伊右怨岳父。窺其出。夜殺之。欲說媒還於岳家。阿岩請復父讎。伊右諾之。因得繼民屋氏焉。既而生男。伊右遊蕩益甚。酗酒暴行。日與不良之徒交。家無儋石之儲。西隣爲伊藤氏莊。有女名梅。麗妍欺玉。父歿。與母索居。竊見伊右喜之。思慕無息。至憂鬱爲病。母大歎。使婢探其情。始得知病源。以爲縱罄家產。不可易一。女與婢謀之。婢亦佞奸。頗長奇策。因數貽民谷氏。以濡潤。早伊右不知其由。大德伊藤氏。伊藤氏有秘藥。使人腐爛。容貌以至死。乃譌爲產後治血之藥。貽諸阿岩。伊右以屢受恩。自往伊藤氏謝之。伊藤氏母大喜。急設饌饗之。使女倩妝侍之。頻勸數杯。間以艷言挑之。伊右以爲家雞味淡。不如野鷺新鮮。况鳳脯鸞羹。何執筋躑躅。遂爲醉倒不起。入於娘子紅閨。自是日夜至。伊藤氏始如夫妻。而阿岩容貌日變。奇醜不可見。獨僕小平者。慙懣事之。伊右酒友有醫師澤悅者。亦奸邪之徒也。伊右謀與金於悅。殺阿岩。悅懼而未下手也。反竊告伊右與梅相親之事。阿岩憤怒。欲殺梅而自死。乃携刀入室。踉蹌不能步。悅惶急止之。阿岩狂奔。欲釋悅之手。刀脫。鞋悅極力奪之。誤刺阿岩左腹。鮮血迸流。阿岩遂斃。伊右走來。氣息既絕矣。竊與悅謀。捕僕小平。誣以不義。又殺之。乃釘二人於板。流之河水。於是伊右爲伊藤氏壻。備彌婆

育子時及孟蘭盆會。例祭祖先。伊藤氏亦修焉。母點燈拜佛。燈火乍爲綠色。阿岩彷彿立前。醜顏灑血。亂髮盡逆。母大叫仆。遂發熱而病。阿岩夜々來惱之。醫藥祈禳。百計不能退。因集四隣老若。鳴鉦唱佛名。鬼在傍。噉之。衆去復來。惱之。直壓喉殺之。伊右怒。拔刀斫鬼。鬼呵々大笑。熟視梅也。伊右大驚。其夜逃。隱深川一友人宅。業犯大罪。白晝不能出門。一夜携竿釣於川。有物懸鉤而來。近視曩所釘二人之骸也。伊右驚愕。棄竿而走。阿岩妹壻某者。知其舅及姊之讎。密尋伊右踪跡。偶遭遇於此。終殺伊右。復讎云。後建祠祀阿岩。靈香華今尙盛。

此事民谷氏記詳之。以有所諱。不記其實。後演劇傳之。使人悲喜。但枝葉錯雜。頗厭冗長。因省略錄之。本是遊戲之文。奚辨真僞爲哉。

文彌談話

米賈重兵。江戶人也。常好賭博。一朝大敗。有弟在大阪。欲往而借金。行過宇津谷。偶遇雷雨。前途昏黑。呎尺不可辨。路傍有佛堂。扉入息焉。有一盲人。伸吟太苦。重兵以爲驟發腹痛者。不忍傍觀。濡巾於簷滴。與所携藥。手撫胷腹。盲人漸蘇。厚謝其懇情。重兵問去何處。曰。我武州產。文彌者。幼時失明。以按摩爲業。將到京師。求警官也。昨在逆旅。食腐敗之魚。曉來嘔吐。僅免苦難。未快。以要急行。忍而上途。山路險惡。加以炎暑。遂至於如此也。時驟雨全霽。霹靂絕跡。日影沒山。群鴉求。相與携手而行。重兵以爲曩撫胸下。有一包金。今聞往京求官。所懷不可下。百金。我奪之。不到

坂都亦可。於是忽生惡念。謂文彌曰。余江戶米賈也。賭穀價少負債。子囊中所有。得暫貸我乎。我復得勝。數倍返之。文彌愀然曰。君再生恩人。盡與之不惜也。我欲求官。多年積毛釐貯之。設能達我願。富饒可期而待也。爾時應君之需。今青雲階梯之金。與之君。欲圖他年富饒。何以得之。願察焉。重兵知其不可說。不復言。竊拔刀斬之。文彌呼死。欲逃不可得。倒樹根而死。重兵探懷獲金。曰。愚盲不以金購命。兩失之。遂奪而去。兼程還家。妻怪其速。重兵備告之。夫妻相喜。乃酌酒休勞。夜既二更。有盲人吹笛過者。招使按摩。手術甚巧。既而力漸加。筋骨覺痛。重兵曰。請徐々緩撫。盲人曰。比以刀斫身。如何。重兵怪其言。顧視則文彌也。重兵大愕。汝何以來。此。文彌曰。我欲搜子報怨。恨兩眼不能見。僅嗅而來。此。重兵曰。噫。我過矣。悔不穿汝鼻。文彌曰。穿鼻孔尚存。子若殺盲人。宜先填塞鼻孔。重兵曰。我急於埋我負債大穴。何遑於埋汝雙孔。

患齒談話

有客患齒痛甚。殆不能飲食。淺草公園有齒醫。張帳鬻藥。欲就而拔之。開口示之。醫曰。齧猶固。拔之不容易。請賜五十錢。客曰。如此小齒。五十錢甚不廉。應與三十錢。醫不肯曰。可減五錢。客曰。未廉也。請拔二齒。與七十錢。醫曰。諾。速拔一齒。痛漸痊。曰。他可拔那處齒。客曰。宜擇大者拔之。

阿虎談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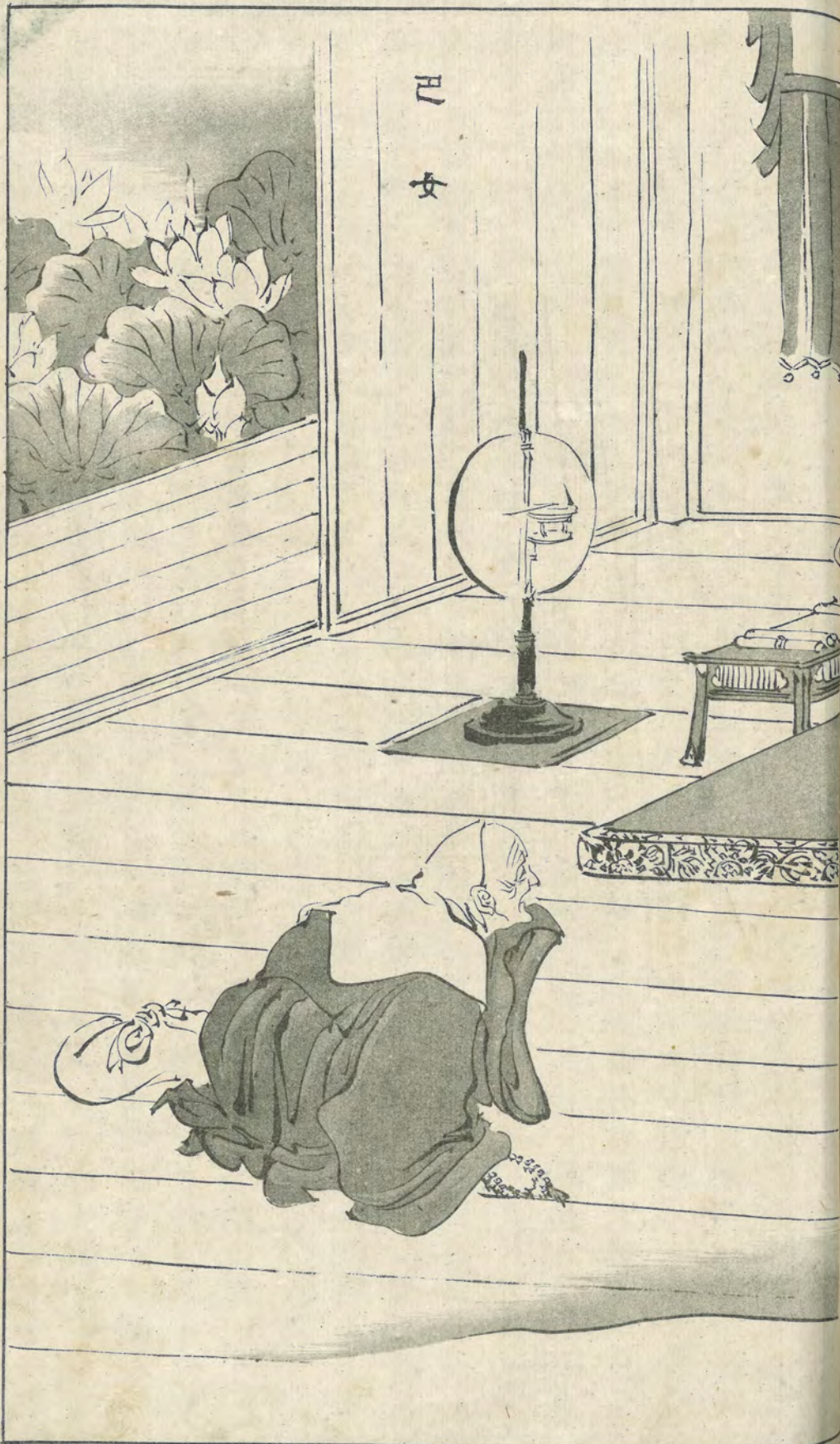
源右府獵于富士野。曾我祐成與弟時致。狙父讎工藤祐經。夜襲陣營。殺之。前是祐成與大磯娼

阿虎者親。綢繆有年。偕誓死生。祐成應命。從獵。謂虎曰。我此行欲討父讎。報宿怨也。事成必死。不成亦不能全命。我死後。汝為如何。虎泣曰。君若死。事妾豈思慮世哉。速殉死耳。祐成曰。不可。我死誰能吊。後汝為余竭誠。宜剃髮為尼。事佛修我冥福。我幸生於淨土。應分蓮座而待。人世迅速。終汝天壽亦不甚久。必勿自死。言訖共泣。天將明。遂分袂而去。果遂素志。尋而被殺。虎得報號泣。遂脫籍入寺。欲剃髮為尼。寺僧乃延佛殿。說彌陀佛誓願。中有變成男子語。虎以為若成男子。往而侍傍。甚不便也。心中生惑。猶豫不決。而戀慕之情。日夜切。遂凝結為石。祐成為親討讎。固大孝矣。為君除姦臣。亦是大忠矣。法華經云。諸佛滅度後。若人善輒心。皆已成佛道。觀無量壽經云。孝養父母。行世仁義者。為中品下生。祐成忠孝兩全。不復為惡業。且以時致一為僧行實之弟子。屢詣叩佛理。以其因果。果生於極樂國土。池中青蓮上。乃分半座而待。虎久之。虎寄書曰。妾聞佛有變成男子之誓。覺稍不便。猶豫不決。而日夜思慕。遂為巨石。不能登於池蓮上也。寧為分桃斷袖。賢之徒。得侍傍妾之願也。今如此悔不及也。祐成見書。歎曰。嗚呼。彼亦踏松浦佐用姬之轍者耶。

佐用姬。慕夫遠征不還。貞女亦不便於冥界也。

日夜望海。終化為石。

寵仙子曰。虎之為石。大善矣。若為尼。得壽如巴女。其悔亦甚。昔者木曾義仲為義經所伐。逃於栗津原。其妾巴從焉。義仲決死諭巴曰。大丈夫臨死。携妾人。謂我何。速去全軀。巴請共死。義仲強之。巴流涕去。義仲苦戰。終中箭沒。年三十一。巴間行至信濃。聞義仲死。削髮為尼。居越後。祈



義仲冥福以九十餘歲終。義仲在冥府久之。有一老尼。皴面如乾蓀。傴僂如鰻。杖藜徐々來。見義仲喜。又謝遲延。義仲怪之。問其名曰妾巴也。與君別時。妾僅二十八。不許共死。偷命至今日。願思曩時之愛。加同衾之憐。義仲大困。我死時三十有一。不遺老婆於娑婆。冥府一日。娑婆一劫也。我來冥府。未經一秒時間。故依然如故。我豈如此槁木何。巴亦悔弗殉。將乞冥王再生於人間。爲容貌美麗之女。不老而死。來事義仲。冥王不許。遂爲其厨嫗。僅勤米薪之役云。

阿多摩池 談話

江戸人賞花勝於他邦。三春之候。老少男女。廢職罷業。探芳縱遊郊外。神田俠客某。伴義弟七八名。觀櫻于飛鳥山下。勝開筵。各傾巨杯。高談大笑。傍若無人。動輒以腕力互誇。忽開爭端。變爲鬪戰之場。日既昏冥。甲倒乙顛。不能辨是非。熊者傷頭而斃。鮮血迸流。衆皆蟻衣履。而不知何人下手。欲免其罪。四散無顧者。熊臥樹下。數旬。旣而花散實結。山禽啄之。誤墮核於創口。又過數日。創痕全痊。始得蘇焉。求友無隻影。尋花皆嫩綠。以爲長醉始醒。歸家問之。旣過三月。友人來訪。交情如常。素非有宿怨。且沈醉不知前後也。其年已暮。至明年春暖之候。頭痛日甚。就醫乞治。醫檢頭新芽將發。蓋前年破頭時。櫻實入創中。皮封也。因欲拔之。根蟠腦中。不得拔。欲強拔之。痛不可堪。棄而任長。經數年。漸爲大樹。暮春之候。白花爛熳。簇雲欺雪。友人相集。日夜開讌。唱歌舞蹈。無所忌憚。熊大苦痛。欲再就醫。拔之。醫曰。小芽不可拔。今大樹如此。安得以刀圭療之。宜募健夫去之。

阿多摩池



朱儂
[Red seal]

於是欲請諸友除之。諸友不得已。携來鋤耜。經數日。鑿而拔之。然其跡空濶。渺爲廣池。友人曰。熊顛上又穿大池。盍泛舟遊。衆僉然之。乃放小舟。舉觀月之會。頭亦病。制之不可得。旣而舟到池心。以舫進。痛少去。坐想像舟中之樂。以爲絃者芳町。歌妓春吉也。唱者新道八太也。他近時發美聲。何以如此也。濁聲者虎兄也。節亦不可噫。倦於聞矣。時已三更。盍罷讌而歸。我不能眠也。久之。又擧眉曰。痛哉痛哉。舟來池端。以棹寄岸。殆如刺腦中。如此連夜。其苦痛不可忍。自以爲與生而忍。痛不若死而免苦也。終沒頭上之池。死遺跡今尙存。所謂阿多摩池是也。

頭顛邦訓曰。阿多摩。或曰阿多摩婦人也。日在池畔賣茶。故名焉。未知孰是。宜問八丁堀彌次郎兵衛。

混沌子 一名大地球未來記

渤海之東。有磅礴山焉。峯嶽聳雲表。盤桓拔坤軸。灌木參天。叢條覆地。自古爲神仙羽客棲息之處。層崖之下。穿天然石洞。有一異人。號無極道人。能知天地萬物始終。然以在絕壑幽邃之中。人無得而知焉。山麓爲無何有之鄉。有混沌子者。博覽多識。洽通百家之言。自以爲典籍。古人糟粕耳。所記錄皆前世之事。未能知將來。人智之極於茲。有所盡而然耶。抑亦所學未精耶。仰天浩歎。至忘寢與食。日夜坐臥一室。嗒焉似喪其偶。有一樵夫。說以道人隱于山中。混沌子大喜。乃裹糧曳笻。攀亂石。捫蕩蘿。漸到巖洞。始得見道人。道人敷草端坐。兀如槁木。混沌子進而至前。肅拜稽

混
沌
子



朱
德
印

首未接一言道人開眼視子莞爾而笑曰來混沌子我待汝久矣汝能通百氏之書嘗古人之餘雖纔識既往未能知前途我將告汝以天地生滅世運變遷勿敢疑余言混沌子愕然不能言少焉舉首曰小子好學博涉獵群籍然才識前事而已未能知將來顧以百年之壽憂萬年之後知徒無益然聞古之明智者見于未萌避於無形小子明不能勝于衆智不能逾於他故常懷杞憂伏願先生自天地開闢至於盡滅說世道隆替事物盛衰明告之欲記以安心且告與小子同病者道人曰我與天地共生與天地共死死而又生生而又死至今五死生矣故能識前世又能知後世居我語汝天地始開山海既形勃然草木發焉蠢然五蟲生焉裸蟲之長具靈魂者謂之人人之初生也如草之發濕地蛆之生腐肉薰蒸凝結蠕然喘然為形爾至稍為五體如猴如封如彭侯如山操採而食掬而飲穿穴禦雨露綴葉凌寒暑及漸胎生父子聚斝兄弟同居然不過一彭數人也凡地上生人無甚遲速無甚大小但由風土殊異有皮膚黑白之差耳風土相異嗜好亦不同至草木鳥獸有異形殊質者蓋純粹潔清之氣皆鍾於人偏頗污濁之氣皆為鳥獸此地球上所以人畜草木不相同又從而為關隔所以異情好殊飲食也問曰地球壽數以幾何為限曰物不可無始又不可無終也造化為形之後以一萬二千歲為草昧之世又以一萬二千歲為開明之世後又以一萬二千歲為濁亂之世合三萬六千歲一地球之壽於此乎盡矣漢土製文字最早故能記錄中古然不詳唐虞以前羅馬古史亦不審洪水已前如本朝傳文字未過二千年

年安得識萬歲前今漢史所錄伏羲氏已來僅不過五千年如其前天皇地皇人皇及鉅靈氏句疆氏等皆後人捏造固不足信也凡草昧之後文明一萬二千歲其中經六千歲為滿盛之時至是之時無盲昧不學之民無野蠻匪類之稱萬國昇平上下恬熙人間幸福莫過於此時推而算之距今不降千餘年也凡滿盛一萬二千歲猶夏至前後三四十日間不甚覺伸縮至立秋之日稍知日影之短如我國開明太晚今也開其緒進步可甚速爾後不過千歲應為完全之世其間雖有許多紛紜猶一家兄弟有時反目少頃風波靜穩無有宿怨遇嘉辰祝日長幼團欒杯酒極娛滿盛之世則如此耳問曰地球上人員以幾何為限曰地球人員蕃殖至今日未登十億至彼滿盛之時以三十六億為限矣如我國方今有四千萬人而山野未開墾之地殆剩三分之一盡開拓之應得一億上之食而人員亦應及一億今也人智益敏器械益備夷山填谷碎石伐樹剖判以來不入斧斤遮斷人跡之處變為田圃芻圈亦不甚遠也不然安得期千歲生三十六億之人哉問曰人壽亦從世之變遷有長短乎曰地球上人畜草木皆由日光得生活焉若微日光不能一日全命也夫日者火也就物而發火日則一大燃質物質者有限者則滅盡滅盡則無光日既失光草木不長人畜不活寒氣閉塞冰雪凝結是為地球滅盡之時矣夫一年三百六十有餘日地球晝夜一轉三百六十餘轉週太陽而為歲月圓地球一歲十二週餘隨地而環太陽是地月運轉之數也日滅則地月亦不得存故地球與日月以三萬六千年為盡期而以一萬二

千歲爲一小變。今過草昧一萬二千歲。又及文明四千餘年。天地之壽未央也。然而草昧之世。人生以百二十歲爲定壽。文明之世。以八十歲降。四十歲爲定壽。下至濁亂之世。以自四十歲降。十歲爲定壽。蓋太陽比古稍減光熱。地球比古稍疾運轉。人壽比古稍促其數。夫日光之衰。所以燃質焚亡也。地轉之疾。所以地質耗滅。人壽之促。所以稟氣薄弱也。譬之一日。國初之人。猶稟拂曉之氣。中年之人。稟午天之氣。末年之人。稟晚暮之氣。故生於濁亂衰世者。稟氣自薄弱。人身亦矮小。佛曰。像末之時。人身一歲。非虛說也。問曰。五洲人異性質。何以得相親乎。曰。地球混沌之時。淘汰多年。土質以類集合。鎮靜爲形之後。人稟其氣而生。於是異其種類。分爲五洲。實不過三大洲也。雖其中有少差。大約爲黑白二種。業殊其色矣。不得不殊其性質行爲。凡亞細亞人種。專修其內。歐羅巴亞米利加人種。顯修其外。修內者粗於外。修外者略於內。各有所長。而主張焉。交換其所長。相互謀益。則爲治平無事。若競爭其所長。共計利。則爲天下擾亂。至文明隆盛之世。相迭謀益親交。今也駸駸乎趨文明。天下自是無事矣。問曰。世人或曰。千百歲後。五洲立一大統領。總括地球上。政體出一途。盡爲共和。果然乎。曰。是亦想像之說。固不足信也。夫天生人。五洲異其種類。殊其性質。而畫其疆。以山嶽河海及沙漠不毛之土。是地球上。有自然關隔。使人人守其地也。雖一時以勢力蠶食鄰國。不得永屬於他邦。又有以勢力復之之時。是亦自然之理。故弱國不必弱。強國未必強。弱與強相循環。終有所歸也。五洲不能必立一王。一王未能必總五洲。是地球造

化之時。業盡此經界也。問。古人設禮教之由如何。曰。人員蕃殖。屯集各處。爲村爲鄉。以營生活。强者爲長。使役其下。弱者隨從。奉承其意。是自爲君臣之勢也。及聖人出。製禮設教。以束縛人心。於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別。有仁義忠信孝悌廉耻之道。然父之愛子。夫之憐婦。天性也。君之使臣。長之役幼。則勢也。故忠者成於教。孝者出於天性。從令者則畏於威也。報恩者則發於情也。成於教者假。而出於天性者真。畏於威者外。而發於情者內。以真假內外之別。欲之同一。難哉。禮之行也。莊周不言乎。聖人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蓋憤世而言焉耳。是亦不可爲後世之教也。問。禮教亦有弊害乎。曰。上古父子聚斝。兄弟爲夫妻。及聖人製禮。夫婦有別。長幼有序。同姓不娶。士庶殊等。終設七去苛制。作三千嚴刑。自佛教行。沙門不娶妻。尼終身寡居。是皆逆天理。戾人道。滅人種蕃殖之道也。甚者有少女已字爲夫者。不幸夭亡。終身不嫁。或截耳傷鼻。徒守空房者。有支體壯健。男兒不耕不耨。乞食受惠。立於四民之外者。禮教之弊。一至於此。可歎哉。如印度。一時爲佛教所束縛。失入種生殖之道。殊甚。是以國勢不振。田野荒蕪。遂爲英人所利。是善教之弊。反歸惡教也。凡嚴於教。則酷於刑。酷於刑。則人心益暴。人心益暴。王法亦不行。於是秦設嚴刑。二世死。亂。漢立三章。帝統長世。如瞿曇氏之教。本止於勸懲。何圖人慾之熾。妄冀福利。遂至捨世斷情。絕祖先之血脈。若盡如說修行。不出五十年。國其無人種矣。至文化開明之世。無女之爲尼者。無發之守寡者。無丈夫爲僧者。無微罪處死者。而人員日加。猛獸盡滅。填池沼。墾山野。悉

爲膏壤沃地播種五穀菜蔬雞鶩羊豕之類家々供饌綾羅錦繡之衣人人裝身是爲盛世之時也。問曰然則人智者不發於古而發於今邪曰人才輩出以未開之時爲多如周孔孟荀釋迦耶蘇所謂天下一石之才獨占八斗者而億兆人民僅分配二斗是以其教流布上下得以化人心焉至開明之世則均平才智故無聖喆英俊超絕萬人者又無頑愚暗昧不識一丁者然則發明機器製造良械者多於今而少於古何也曰古急於修內而不暇理外若禮教未備理外而已則人心虎狼恣逞凶暴終至無入畜之別如此何以得治國土今也禮教粗備上下守其法於是天亦授理外之法以使裨補人世造物者逐順序而授智可謂巧矣然術藝亦有古勝於今者如韓志和問弘仁年使木製鸞鶴飛翔飲啄今則無有矣如巨勢金岡畫馬夜々出宮牆食稻苗今則無有矣如醫師忠明侍於御堂殿針瓜中蛇眼今則無有矣如安部吉平與雅忠飲酒前知地震今則無有矣彼養由於射扁鵲於病師曠於音公輸於巧亦無有矣其他駕雲步水呼雨起霧者往々有之如氣車電線百人學之百人爲之不足以爲奇也凡時勢變革之際或有出非常之人發非常之智是亦天生斯人爲撥亂反正補罅修漏之具也但開明之人筋骨軟弱軀幹不偉然至爲戰古不能及於今者不在腕力而在於機械也問曰人智之進不止於此乎曰燕之智止於營壘蚰之巧極於結網千古無相異矣人之作居也初穿穴巢樹後又結木覆雨露構牆禦寇害及智力益進覆瓦疊石起高樓築傑閣迴廊飛殿牕櫺雕欄之屬盡善盡美爭競華麗其他浮筏渡

水者輾車走波勞脚傳信者設線達言人智之日進固不與禽獸同也唯禽獸之智自初至極人智則不然若至其極即世壽將央矣地本非爲人鑄造者人得而私焉耳禽獸本非爲人充食者人獲而啗焉耳凡天地間稟生者莫不愛惜性命蠶之作繭也思羽化求偶雞之生卵也欲旣育群居豈爲人作繭生卵者哉所謂弱肉強食有智力私之也問曰各國智力各不同耶曰五洲異產物四方殊智力相迭交換以裨補其政是亦交際之不可缺共利其國也夫製造機械發明事物翔空沒水借造化助人工者歐米人所長也達死生之理應物類之變明天人之際探鬼神之情述仁義之道審修身之要是亞細亞人所能也故修內者生於中國修外者生於邊地而修內者動輒流於文弱修外者其弊偏於凶暴蓋印度之教至絕生人之道其弊至於亡國支那之教以修身爲要其弊亦至於弱國若夫修內者能禦外修外者亦能守內內外修整可以治家國矣如本邦在地球中帶獨立東海內以敷文教外以嚴武備內外兼修可以冠於萬國矣問曰各國人情亦相異耶曰人爲萬物靈人人焉殊性情古人制禮教始異法於是有稍殊意情者其性則一而已矣古之禮者則今之法律也今之法律者則古之禮也舞踊男女相混親戚朋友親嘴叙情者西洋之禮也同性不娶男女不雜坐不同擁抱不同巾櫛不親授周代之禮也旣殊禮矣人情如相異非相異爲法所縛也問曰古人立刑法何以苛酷曰造物者最愛人人宜代造物者行之苛酷者未開之法雖周孔未免章昧之弊也釋氏禁殺生其弊過於慈周公制五刑其弊過

於酷善教猶如此。况惡法乎。至盛年。人亦無犯大罪者。何萬物盡足。而無飢寒之患也。至末年。人心狡獪。凶暴漸熾。而刑法亦不得不嚴酷。是自然之理也。問曰。金銀礦脈。尙有不採掘者耶。曰。金銀多寡。從世之盛衰。自有增減。非人力所得而及也。豐太閤時。移上杉氏封。以佐渡爲己領。極力掘之。遂無得焉。自德川氏伐石田氏。私有佐渡。產黃白百倍前世。是爲慶長金。萬曆崇禎之際。明主探掘諸省金礦。遂至毀屋舍。庭園。索之。竟無有焉。至清諸省。出金亦夥。是非由人主之德與不德。出沒乎。安知地中尙有幾千礦脈。須其時出於世哉。如彼海底。珊瑚深壑。金剛石。未必不出於世。至滿盛世。冠履衣服。縷珠飾金錦衣玉食。坐於華屋。睡於瓊樓。上界仙宮。九品淨土。現在此世。曷求於他方哉。混沌子曰。自開闢草昧。世上盛衰之理。畧得聞焉。敢問。至地球滅沒之時。爲如何景象。地球滅沒之後。何以又創造新世界耶。曰。至喪亂衰末之世。太陽漸滅。光五穀自不實。禽獸亦不育。人類從而減少。殆如國初也。當太陽將滅之際。寒氣漸逼。河海盡閉。空氣爲霜雪凝。而黏着地上。遂爲一大冰丸。至是之時。地球上。無有一生物矣。而地心尙有許多火氣。地面爲堅冰。所裹。不能漏泄其氣。終破裂。坤軸水火相混淆。則爲一大熱泥丸。此間歷許多歲月。金石砂礫。無一存形者。嗚呼。元凱遺碑。鄭泉願酒壺。無復可尋耳。日輪欲滅之時。亦如此。太陽本燃質物。燃質既焚。則變爲焦土。所謂火生土也。既爲焦土。無復有光燄矣。火氣既去。失光燄。則爲冷物。既爲冷物。空中水氣黏着彼焦土。又爲一大冰丸。而中心火氣噴發。以破裂。冰丸水土混雜。又爲一

大熱丸。於是多年之所噴吐煤炭之氣。再爲泥丸所吸引。又釀成新燃質。水氣已去。初發火光。是爲新日輪也。當新日發光。地球漸定。當欲定之際。金氣呼金氣。鐵氣吸鐵氣。白墳赤墳。各以類而集。動搖既鎮。從而爲形。突然高者爲山嶽。窪然低者爲河海。而多年所發泄萬物諸氣。爲地所吸引。又釀膏腴。發生艸木。蒸出人畜。是爲後之新世界。佛豫算之。爲五十六億七千萬年。是時彌勒出世。又以度群生云。邵子立十二會一元之說。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朱氏蔡氏及臨川吳氏雙湖胡氏等諸儒皆據之。而推今世爲午會第十二運。皆想像之說。其實以三萬六千歲爲限。佛謂之娑婆世界。一切混沌子曰。一地球事。略得聞焉。不知地球外。尙有地球耶。曰。星辰皆與地球同。各世界也。滿天所麗。無量微塵。衆星皆爲人畜生活之國。俱藉太陽光輝存焉者。佛以是地球爲小千世界之一。尙有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外。不知有幾億萬世界也。所謂恒河沙數者。蓋以不可知說。大數耳。區區一地球上人。欲強知地球外之事。無益也。余亦不能知其他。混沌子豁然有所悟。尙欲問政體沿革。國家變遷及人心所歸嚮。忽然失道人形。唯晚霞橫嶺。松籟聒耳而已。遂拜洞門而還。

寵仙子。天地之壽。非以入智可知者。特釋氏以空漠之說論之。邵子亦以想像說之。皆無足證者。以蜉蝣之生。欲知萬歲之後。吁亦愚矣哉。近時西洋人。動有論地球滅沒之期者。妄動搖人心。翫弄愚民。或有圖寫滅盡之狀。鬻之市中者。吁亦何等狂態也。方今治平無事。所憂者。風雨

不順。五穀不饒。四民苦貧。外夷窺隙而已。丙吉之言。未必迂也。

東齊諧 一名夜意鬼談終

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廿一日印刷
同年七月廿四日出版

著者 愛知縣平民

石川鴻齋

東京芝區片門前二丁目十四番地

發行者兼印刷者

東京府平民

吾妻健三郎

同日本橋區葺屋町六番地

印刷所

東陽堂

同日本橋區葺屋町六番地
電話四百八十七番

發賣所

東陽堂支店

同神田區通新石町三番地
電話九百七十番

三十九
五十六

文津堂刊行千五百十
三十七